

# 人民革命戰爭通訊選



1



印編部治政區軍冀察晉

## 前言

爲加強軍事宣傳，特選輯了愛國自衛戰爭以來一些通訊報導，供給學習寫作通訊者的參考。由於手頭所存報紙書籍不多，和選擇水平的限制，是不够精的，希望讀者看到這一選集後，提出批評，並提供你們所認爲優秀的作品，以便繼續編印。使我們的前線記者和廣大的指戰員，通過這一觀摩學習，把寫作水平提高一步，改進與加強通訊報導工作，把我們的軍事宣傳趕上我們勝利的軍事行動。

晉察冀軍區政治部

一月二十二日

3993

15.853  
031.3=1

# 人民革命戰爭通訊選

(第一集)

## 目錄

- 一、勝利突圍..... 莊海塵(一)
- 二、集寧永遠是我們的..... 晉察冀(四)
- 三、英勇的四平街保衛戰..... 劉白羽(六)
- 四、鐵壁堡壘的毀滅..... 艾柏林(一一)
- 五、蟠龍胡宗南軍被殲..... 陝北(一四)
- 六、神兵迂迴孟良崗..... 韓希良(一七)
- 七、劉汝明部的毀滅..... 新華社(二七)
- 八、蔣家內戰珍貴的毀滅..... 山東(二九)
- 九、快速縱隊的快速毀滅..... 李普(三〇)

RWT 60/16

- 一〇、活捉李守正……………天 鷹 (三九)
- 一一、滑縣戰場巡禮……………李 普 (三四)
- 一二、「天下第一軍」的毀滅……………金沙、董樸 (三六)
- 一三、胡軍卅六師是怎麼殲滅的？……………陝 北 (三八)
- 一四、胡宗南的六輛坦克和二十五輛大卡車的毀滅……………杜鵬程 (四一)
- 一五、陳慶砲兵隊的成長壯大……………樓 旅 (四二)
- 一六、神槍手魏來國……………曲 禮 (四四)
- 一七、共產黨員在火線上……………柯 霖 (四七)
- 一八、記蘇中靖江獨立團……………林 東 (五〇)
- 一九、戰鬥在同蒲前綫的民兵……………田 雨 (五一)
- 二〇、卅萬堤工的戰鬥……………杜 林 (五五)
- 二一、陳毅將軍面斥郝鵬舉……………張 劍 (五七)
- 二二、漫畫孫殿英……………李 普 (六一)
- 二三、訪問內戰先鋒宋瑞珂……………王 匡 (六五)
- 二四、段霖茂等就擒記……………華 東 (六七)
- 二五、活捉龐昂……………午 人 (七一)
- 二六、賀龍將軍賊見龐昂……………陝 北 (七三)

- 二七、蔣俘三個師長談話……………冀魯豫（七五）
- 二八、一兵無鬥志，將帥恐慌……………冀魯豫（七七）
- 二九、東滿前綫見聞……………華山（七九）
- 三〇、被俘胡軍士兵的談話……………歐陽山（八二）
- 三一、八路軍指揮了胡宗南……………晉綏（八五）

# 勝利突圍

莊海藍

二月二十九日正午，我們懷着比七月的陽光更熱的感情，去訪問剛從中原突圍出來勝利到達蘇皖解放區的方副旅長昇普將軍。他是和旅長皮定鈞將軍一同率領數千健兒從大別山衝破蔣軍重重封鎖，穿過合葉公路、淮南公路、津浦鐵路，徒步長征千餘里而到達此間的。

雖然經過二十餘天戰鬥行軍，但方副旅長精神飽滿、毫無倦容。當他了解我們的來意後，親切地和我們緊握着手，把我們引到他的房間，請我們在一張長方桌邊坐下。他順手在案上翻開一本破爛的袖珍地圖，就開始侃侃而談了。

「中原部隊在突圍前，都在大別山活動。這個地區東西長約二百里、南北寬五六十里，四面八方都被嚴密封鎖。圍攻我們的蔣軍有四十萬，都由劉峙指揮。反動派在大別山以東就佈置三道封鎖綫：第一道是塹壘綫，其哨兵與我們哨兵隔山相望；第二道為潢川、固始、立煌一綫；第三道，是淮南公路與合葉公路。蔣軍主力從東北方面向我軍壓迫，企圖迫使我主力退出山地，在平原地區一舉殲滅。反動派打好了如意算盤，遂於二月二十六日開始總攻；可是我們預破了反動派的陰謀毒計，我中原部隊乃出其不意，毅然決然分路突圍。我們這一旅受命向商城、光山、皖南轉移。當日即遭蔣軍猛烈攻擊，經激戰後突破蔣軍第一道防綫，繼在麻城附近和堵擊的蔣軍打起來，接着邊打邊走，斷斷續續從

未休止。越過鄂皖邊界松子關天險之後，經吳家川東進，在大化坪我們打破了皖保安第四團的包圍，渡過深及頸頭的磨子潭，敵人子彈在水面上飛舞，但亦無法阻止我們前進。後由桐城、蕪山之間的毛坦廠、思古潭向北挺進，七月十日於官亭穿過合（肥）葉（家集）公路到了淮南公路。在下塘集又遭桂省部隊一三八師一部堵擊。在定遠之東家灣、沙澗舖等地打垮偽軍孫良誠的堵擊。七月二十日拂曉衝過津浦路，在嘉山車站附近和堵擊的桂軍一三八師作戰，這一仗規模最大，也最激烈，蔣軍用裝甲車掩護，火車不斷增援，我們一面作戰，一面掩護，後衛部隊至日出時全部安然過路。特別英勇的一幕是我們的戰士奮不顧身，攀登開動中的蔣軍裝甲汽車。方副旅長帶着微笑說：「把手榴彈像暴風雨般的投向車廂，裡面的蔣軍叫不已。他們的傷亡雖無法統計，但估計能够生還的不多」。

這一支部隊是怎樣指揮的呢？方副旅長說：「我們爲了輕裝便於行軍，什麼都沒有帶，連一張軍用地圖都沒有。我們只靠兩件東西確定突圍路線，便是這唯一的一本袖珍地圖和一部指南針。爲了掌握方針指揮戰鬥，二十幾晝夜我與皮旅長都是走在部隊的最前頭，幸而我們沒走過一次錯路。」方副旅長說：「一路上天氣熱、雨水多，曾發生一些困難，但由於官兵一致的求和平、求生存的鐵的革命意志，終於戰勝了一切。在每天二十四小時中，只能爭取夜半一兩個鐘頭的休息，殘暴的蔣軍就在四面八方隨時準備打擊我們。只要一有敵情，槍聲一響，便個個精神百倍，振奮起來了，戰士們說：「一打仗渾身都是勁，瞌睡就不來了。」我們經過不少高山、密林、河道，從松子關到大化坪，生活最苦，山大村小、糧食缺少，幾天一天只能吃一頓，有時前衛能吃到一頓，後衛就沒得吃；有時只能向老百姓買點瓜和玉米之類來生吃；有時什麼都沒有，只能喝點冷水充飢；……總之，困苦是說不盡的。即使是一夜的安眠，一頓飽飯都是不可多得的。但是，我們沒有向困難低頭，我們征服了一切困難。

難，也正如打垮沿途攻擊我們的反動派一樣。」方副旅長興奮的說：「一路上打仗，將軍都是一個戰場，戰鬥力低弱。我軍共傷亡三十餘人，而蔣軍傷亡至少三十倍於我軍。我們這一旅已經完成了上級給我們的任務，現在我鄂東獨立旅張體學部及我旅之游擊部隊，仍在大別山、立煌、英山、岳西、潛山、太湖等地爲和平民主而堅持鬥爭。向西突圍部隊正勝利的前進。我們要告訴敵人：共產黨部隊是消滅不了、圍困不了的。他會創造歷史、創造奇蹟，在毛澤東旗幟下，勝利必然是屬於人民的。」

方副旅長有力的語調，說到這裏戛然而停止了。兩個鐘頭的談話，一段偉大的史蹟，刻上了記者的心頭。我在默默中向數千個戰鬥英雄們致以崇高的敬意。



## 集寧永遠是我們的

九月十日拂曉，傅偽軍在美造飛機大砲掩護下猛攻集寧城。八路軍指戰員們在戰壕裏在陣地上沉着神勇的十次廿次的把進犯者擊潰，傅軍遺屍滿山遍野。戰士趙廣珍的機槍打死卅多個敵人後，忽然發生故障，他就投擲手榴彈，小砲班幾十個砲彈都打在敵人的窩裡，砲彈完了，就使用步槍，游擊志打倒第廿二個敵人時，足部受傷了，他仍不肯下火線；班長孟玉一連打四十多顆手榴彈，成堆的敵屍堆在陣地的前沿，成爲我軍阻擊敵人的工事。在集寧市街戰中，我們一個班留下了三個戰士，副營長號召共產黨員至死也要堅守陣地，於是三個共產黨員就組織起來用手榴彈轟擊敵人，兩個人楊蓋和傅遜，一個人投擲，連投了五十多個手榴彈，敵屍把巷口都塞住了。

戰鬥中市民男女老少都奮勇協助八路軍作戰。工人糾察隊担任市內警戒，搶修街頭工事。市街電纜被密集的砲火打斷了，電燈廠工人立即在彈雨中登梯接綫；飯業工會提出做飯送上火綫的號召，全城飯館工人挑送最好的飯菜送去，担架隊奮不顧身的搶救傷員，電話局的女電話員們在門口設立慰問站，以瓜菓勞軍，牆上貼着一張大幅標語：「光榮負傷的同胞們請吃西瓜」。每經過一個担架，她們就冒着砲火親往慰問，送上西瓜和菓餅，城內女學生、教員、老太太們爭着參加救護傷員，她們從飯館裏請來廚師爲傷員做飯，一個抗屬老太太她兒子是保衛集寧的戰士，她自己也參加看護工作，幾天幾夜不睡覺，在同一病房裡一個十五歲女孩陪他母親喂傷員菓汁，市內縫紉工人一夜就將四十疋布做成

襖衣，給傷員換下血衣。支援自衛前線的工作中，人民對八路軍流露着無限的熱愛。

戰鬥中大批傳軍被俘，他們穿着短瘦破爛的美式軍裝，醜態如同乞丐，他們大部份是新抓來的壯丁，十七師三團三營八連一等兵廖生福是五月間才被抓來的，小砲連戰士裴開明是旗下營的農民，這次才被傳軍抓來強迫穿上軍衣，他被俘時還不會打槍。傅作義狠心的把這些農民放在第一錢當砲灰，掩護老兵衝鋒，傳軍士兵是在督戰隊的自動步槍與指揮刀下被迫而振動槍機的。在半夜裏向八路軍高呼：「他們（指傳軍督戰隊）走了，快來救我吧！」八軍路某隊在一條小河上就解救了八百多這樣的傷兵。

傳軍大部官兵都厭惡內戰，他們被俘時子彈都是完整的一百發。一個被俘軍官說：「我現在澈底明白了，蔣介石、傅作義是強行內戰的禍首。」

由於傳軍一〇一師和僞騎兵第二縱隊的增援，集寧的保衛者在敵衆我寡的懸殊下，堅持了五天五夜的激烈戰鬥，殲滅了三千以上的進犯軍後，於十三日夜半接到保存有生力量更有效消滅敵人撤出集寧的命令，他們便洒淚暫時向市民告別了，但是集寧人民是經過傳軍屠殺搶劫的，他們不能忍受重陷黑暗的痛苦，都扶老携幼隨同八路軍撤退。一個抬担架的農民拉着戰士的手說：「八路幫助我翻了身，咱們生死在一起，我要跟你們一起打傅作義，反正我不能再受傅作義的罪了。」鐵路工人在倉促中說服了自己的家屬，拿着從傳軍手中奪得的武器隨軍撤出。商人們帶着錢挑起沉重的貨物跟上八路軍轉移。民主政府兩次徵求他們意見，他們一致回答：「不回去，堅決和八路軍一起最後打回集寧城去！」他們的聲音是響亮而有力的，綏東人民永遠不會屈服在傅作義暴政下，他們相信集寧城永遠是自己的。

## 英勇的四平街保衛戰

劉白羽

記者整日穿行在激戰的陣地上，四平街的保衛戰已進至第二十四天了，在這裏，人民的忠實的警衛員們寫下了最英勇的一頁。二十幾天以來，這一塊土地無時不在殘酷的轟炸之中，那些帶着逼人的凶險而來的美國裝備之新一軍曾經以每分鐘平均三十發砲彈的火力猛攻，但他們被阻止住，光榮的四平街第一綫頑強不屈，它如同一座石山。

四平街在兩條鐵路交岔的十字路上。是一個有十幾萬人口的城市，公允的說，這裡不是什麼稀奇險要的地方，附近只有一二處高地，前面有一條小小的河流，反動派的軍隊從南面、西南和西北面的一部份同時向這個城攻擊，砲聲從三十里以外就聽到了，戰士們在他們低矮的堡壘裡堅決的執行任務。

當他們第一次走進這些地堡，十連的連長、政治指導員和他們排長向大家宣誓：「我誓死堅守這裡，死了也要把屍體攔阻着敵人。」

最嚴重緊張的第一天打響以後，突然——由一個連擴大到一個營、一個團，這話成爲大家的話，他們在熾烈的砲火之下縝密地把他記錄上來寫成信，寫給他們羣愛而信賴的指揮者林彪總司令。在春風春雨之中，戰士們白天從地堡裡射擊，夜晚利用一點點空隙時間修築起更堅固的砲堡來，在一個地堡裡，那是一個班的重機槍陣地，在工事裡邊的右壁上寫着：「正確瞄準射擊」，左壁上寫着：「不怕犧牲流血」，正面編有號碼，那裡是射擊手和擲彈手的位置。我可以這樣相信：我們的戰士對於他

的地堡有着很深的感情。在一次激戰當中，有一個班最後只剩下兩個人——班長萬金合和戰士夏景春，他們最後下了決心，班長說：「只要咱們活着，就不能叫陣地丟了，我們把手榴彈準備好，上來就打他。」果然反動派一個連在這陣地前衝了三次，都被打退了，他們堅持了一天一夜。天明以後，新的部隊來換他們下去休息，他們對他們親愛的陣地還是戀戀不捨。

我很了解，我很知道，他們為什麼具有這樣的氣概。

前兩天，一個乾燥發熱的黃昏，我在滿載塵土的街道上看到從前綫陣地來的担架隊，我跟其中一個姓張的住四平街三馬路作皮匠的青年人談起來，他熱誠的告訴我：「同志，國民黨還不來了，他們開頭說三天不進來不吃飯，可是後來又說一個星期，現在又聽說大概一個月了。」他是一個十分幽默有趣的人，但他的樂觀來自這二十多天的鐵與血的實際。我問他：「為什麼？」他真摯的回答：「飛機大炮把四平街炸平，我們不退還是沒用呀！」這就是無窮力量的來源。四平街的羣衆，不是戰爭的愛好者，他們是和平的盼望者，就在戰爭前後，他們中間還有兩萬家長代表十萬市民聯名寫信要求和乎想送給瀋陽的執行小組，當和平無望了，他們聽說「鬍子」又要來了，（他們憎恨國民黨反動派部隊，把他們叫做「鬍子」，而民主聯軍是他們寫信請來的。）他們沉默而堅毅地走到民主聯軍戰士的身旁掘起工事來了，這樣作的有七千人。但是他們心中懸慮着這樣的兄弟頂得住「猴子隊」（他們叫那些穿美軍服裝的新軍爲猴子隊）嗎？火光閃爍，一陣砲火排山倒海的響，我們區政府的幹部站在瞭望哨上，用鉛筆一點一道的劃着記不下那緊密的砲聲，大家關心着第一綫，眼看着兩個通訊員往前跑，跑不過去伏倒地下了，半小時後，從第一綫打來電話，是連長的口音：「陣地很好，只傷一個人，請首長放心。」這時老百姓笑的裂開了嘴。現在他們每天聽到砲聲很高興，他們對部隊同志說：

「我們聽着高興，你們打得好。」

一天夕陽下沉的時候，對方火力沉寂了，忽然鐵路東三個區的老百姓擁向政府來，跟區長說：「前方同志爲我們老百姓流血犧牲，我們準備些餅乾、雞蛋慰勞同志們。」區長說：「目標太大，怕受損失！」勸他們不要去，可是誰也不肯，後來想個辦法，就是選舉代表到火線上。戰士從工事裡伸出頭說：「爲了東北的和平民主，這算不什麼。」

在艱難的日子裡，由於血流在一起，部隊和人民在四平街造成鋼一樣的結合。

現在白天家家戶戶都在家裡，他們在院裡掃了地掃，晚間在窗上遮了黑布，不讓電燈光露出一點。電綫夜天給砲火炸斷，市政府領導着一部份工人白天又把它修好。日夜都有汽車在街上巡邏。大街上到處都是沙袋堆的工事。

根據前五天的統計，四平街五個區共死五十五人，傷一百四十三人，毀房屋數百間。這個犧牲損失的數字，引起的不是恐懼而是憤慨的火焰。

一個老人被彈片傷了膝蓋打入骨中，立即被送進醫院，馬上區長和共產黨區委書記看他，還帶來了雞蛋，告訴他，他已經分到十畝敵僑土地，這老人說：「從沒見過我們老百姓掛了彩跟同志們一樣看待，區長還來看我，我五十八歲了，沒見過這樣好的軍隊，這一輩子總算我看見好人了。」市政府在戰爭中成爲人民的首腦和保護者，房屋被毀了，政府立刻調劑公共房屋給他們，負傷的，政府送進醫院每天三十五元（四平街物價高粱米二元餘一斤）菜金，家庭生活困難的還發高糧給他們。被砲轟死者，政府買棺木入土還喪卹家屬一千元和一百斤高粱，還發給一個長期撫卹証。現在爲了解決大家的吃菜，各區都組織了臨時合作社，用大豆生豆芽，製豆腐，區幹部調查全市各商店儲蓄的鹽和

油，徵得商人同意，代為賣給需要的人家，把賣得的錢再轉給商店。在這完全組織起來的戰爭裡，城裡出版有兩種報紙，一種是給部隊看的油印報——戰鬥四平街，另一種是給老百姓看的鉛字報——新聞簡訊，後一種報銷有三千份。由於老百姓不便在砲火中外出，都是經過區幹部送到門裡面去。這些英勇的工作者，常常是幾夜不睡，他們爲了人民並和人民緊緊地在一起。四平街的人說：「打垮他們，叫他們看得見進不來。」

一方面那些厭戰的俘虜在說：「我們過來了。」在我們所訪問的俘虜當中，我發現他們喜歡說：「從甚麼時候我就過來了」，或者「從甚麼時候我放下了槍。」

一次在野戰政治部裡開了個俘虜座談會，一個青年排長說：「抗戰開始，我爲了挽救國家危亡離開了自己相當富裕的家，滿腔熱血的去當兵，沒想到現在被逼着來打內戰。……」說着他哭了，這時一個營長叫郭朝南，河南清化縣人，得了急病，突然滿臉流着淚，站起來大聲說：「報告主席，我今天如大夢初醒，知道過去做錯了，我知道內戰責任不在共產黨，是在那些反動派。」這時他激動的握拳高呼：「擁護解放東北有功的八路軍！」全場都深淵的感動了。接着他誠懇的說：「我知道我參加共產黨條件不夠，但我願意進一步了解和努力，希望將來做一個共產黨員。」他哭了，吞着淚走向後方醫院去休養了。

從黑暗到光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反動派想過種種方法，使他們的士兵變得愚蠢，對未來民主

新一軍起初那樣自大狂妄，搖搖擺擺的到了東北，但只有一個問題國民黨當局是無法解決的，那就是在戰爭一移腳之際，長官便無法再保守他們的欺騙士兵知道對方不是「土匪」，因爲世界上沒有任何地方有這樣的「土匪」，俘虜沒有遭到活埋或剝皮，而得到的是溫暖。在四平街戰爭的二十多

天內，士兵的情緒有着顯著的變化，一方面是下降、動搖，另一方面却是上升、堅定。新一軍的士兵開始把民主聯軍的傳單秘密藏在貼身的口袋裡，在戰鬥間隙時，偷偷地拿出來看。

我到前方，就看到一輛大車送十幾個俘虜回去，滿車官兵每人得到香煙和路費。

不久以前，在金山堡反動派遭受了打擊，二百多傷兵被丟棄在陣地上，他們哀號呻吟，後來民主聯軍的同志們把他們用担架抬到興滿醫院，喂他們飯，兩天之後用幾輛大車把他們送了回去。——這使三十一軍的無數士兵明白了真相。

乘火車回來時，同車就有三個穿着灰色美軍服裝的砲手，他們告訴我：「我們不贊成打內戰」，這就是一切。

四平街英勇的人民永遠留在我們的記憶裡面——當我從車廂上望着兩邊無際的東北豐饒的原野的時候，我崇敬英雄四平街在為整個東北的和平民主而用胸臆抵住砲火與毒箭。四平街不是孤單的，全東北人民會把手伸向你，眼睛望着你，也會把力量集中向你。四平街不僅是爲了東北，也是爲了中國民主與反民主的鬥爭，光明的前途是在這重要的時間內發展着。

# 鐵壁堡壘的毀滅

艾柏林

臨縣是閻錫山統治晉西南地區的領導中心，自民國三十年起，他就在臨縣進行內戰軍事建設，城周圍五十餘座碉堡、兩萬公尺交通壕。從城東北之堆金山頂向南北伸展，大堡配小堡，明堡配暗堡，層層而下，均有交通壕和地洞，由城南直通山頂，各堡間均有暗壕相通，火力互相呼應。直到被八路軍解放前，閻軍還在堆金山建築工程浩大之「堅心碉堡」他為以這座「鐵壁大堡」，是不可攻破的。但在攻無不克的八路軍面前，不到一天，就被攻克了。

八路軍攻擊閻軍臨縣城外圍據點戰鬥，是於上月二十五日從南、西、北三面開始。駐守堆金山之閻軍，不堪一擊，即棄堡逃竄。八路軍即控制山頂西南兩座主堡陣地，其東南有土堡，東北有石堡，陣前為八百公尺的開闊地，易守難攻。八路軍於二十七日以大砲機槍火力為先導，步兵沿交通壕進攻。東北石堡在八路軍砲手準確射擊下，兩丈多高的石牆，完全傾塌，戰士們在漫烟掩護下，數分鐘內通過開闊地，接近閻軍外壕，手榴彈如驟雨般投進碉堡，爆炸聲有如雷鳴，閻軍火力被壓倒了。八路軍某營長，即親帶兩個連，從東南、東北突擊，二連副連長趙子良大喊：「跟我來！」滿身掛着手



榴彈的勇士們，即跑步接近城壘。張書仁投彈班，將成堆的手榴彈，投入閩軍陣地。十分鐘內，已將雲梯架好，戰士們個個爭先登上雲梯，衝到城壘頂上，插起勝利的旗幟。東南土堡閩軍，即望風逃竄。隨之，八路軍戰士即向西北深入發展，一連攻克山上九座碉堡。

隰縣城閩軍，已成瓮中之餒了。三十日指揮部下達攻城命令後，架梯組排長高祿生，提高嗓子說：「搭不上雲梯不回來。」新解放參加八路軍之閩軍士兵張鎮說：「我已懂得爲人民服務，就是犧牲了也不愧作人。」當八路軍從四面八方圍攻縣城時，閩軍盲目的用機關槍掃射八路軍前進方向。這時戰士們沿着山崖一起一伏的行進，逼近城垣。攻擊號角響了，指揮員下令：「開砲」，南北兩面數十尊大砲，一齊轟擊。第一排砲即將東南角的目標轟毀，城上閩軍拚命掙扎，將數十顆手榴彈一齊傾投下來，但終被八路軍熾烈的火力壓下去了。高祿生架梯組，早越過小壕地雷陣地，架起雲梯。陳保鎖帶領的突擊組，衝着爬上去。閩軍投下三四個特號炸彈，爬上梯子的五六兩班戰士被炸傷了。八九兩班緊接着衝上缺口，一陣手榴彈將守城閩軍炸得血肉橫飛。五六兩班負傷的英雄們二次又爬上雲梯，指導員要他們下去休息，誰都不肯，一致堅決說：「沒有死，一定要完成任務！」不一會，東南城頭已全爲八路軍佔領了。

閩軍殘部尚在城內進行巷戰，二排長帶着五六兩班戰士，快步直奔「百興城」，門口六個張惶失措的閩軍被繳械了。這時戰士們直衝向城東北角，在第三層圍牆裏看見閩軍混成一團，正準備突圍，但他們已經太遲了，二排長一聲喊：「打！」戰士們即先投一顆手榴彈。在閩軍指揮所門口一個閩軍倒下了，這時從裏邊出來一位閩軍軍官說：「不要打，我們繳械。」這時三百多個閩軍立刻舉起了雙手，戰士們很快由人圈中穿過，奔向楊澄源上將的住院時，這位閩錫山在晉西南地區的總指揮，正對

着閻錫山「授軍無期」的覆電嘆氣。他見到八路軍進去了，面色慘白，這時全城到處照耀着通紅的火把，八路軍健兒們，正帶着一隊一隊的俘虜，通過街上，閻錫山的「鐵壁堡壘」，就這樣毀滅了。

## 蟠龍胡宗南軍被殲

新華社記者評蟠龍胡宗南軍的被殲稱：四月十四日，我西北人民解放軍殲滅胡軍一三五旅之後，我們早就指出：不管胡宗南此後繼續進攻或者轉為防禦，他的兇焰從此下降，西北戰局已經到了轉折點。十四日之後，西北人民解放軍，接着於十九日在永坪地區進攻胡軍，殲敵千餘。當時我陳賡將軍所部的人民解放軍，在營南三角地區大展威力，光復了許多城市。胡宗南在西北戰場既然勞而無功，後方又着實吃緊起來，對於自己的行動確會躊躇了一番，但是蔣介石急迫需要嗎啡針劑來不斷刺激七氣。在這個要求之下，胡軍於四月二十六日湊出了九個半旅，由蟠龍經瓦窰堡向綏德、米脂竄犯，要打通延榆公路，與鄧寶珊會師，並把人民解放軍趕過黃河東岸去。蟠龍是胡軍重要據點，是一個補給的總站口，胡宗南把主力第一師的一六七旅旅部和四九九團留守該地，加上一個保安總隊與各部的後方有七千餘人之多，胡宗南又叫鄧寶珊軍及其在榆林的二十八旅由北面進犯，佔領驛水、波羅、西岔，並向米脂縣竄進策應，要與鄧寶珊會師。當胡軍主力由蟠龍地區向綏德前進時，人民解放軍在山頭上看着他們躊躇通過，每個兵背着武器、工作器具、背包和九天乾糧，穿的是露出背脊和屁股的爛棉衣，笨重和襁褓得像狗熊一樣，專挑沒有道路的黃土高山上爬下。天氣也像故意和胡宗南作對，在胡宗南前進時下了一場透雨，弄得胡軍個個滾得像落湯雞，笨得像泥菩薩。胡軍走了一個星期，

五月二日到了綏德，人民解放軍主力却吃得飽飽的睡得足足的，也在五月二日這一天把蟠龍包圍了起來，胡軍主力聽得後方危急，米脂也不去了，黃河邊上也不去了，像熱鍋上的螞蟻，在綏德周圍轉了三天，就在這三天裏，人民解放軍打下了蟠龍。於是，胡軍主力與守備部隊都像觸電似的受到震動，守備部隊個個自危，對於工事失掉了信心，埋怨胡宗南把守備兵力放少了，如果蟠龍那樣的據點都輕易地就打開了，那末現在胡宗南所按下的據點，每個只有一團或一營的兵力，誰知到那一天會輪到自己倒霉呢？主力部隊武裝大遊行了好幾次，每次進行都有一部分胡軍被消滅，這次遊行路特別遠，又背得特別重，走得特別苦，不遊還罷，一遊把個蟠龍遊掉了。糧食只帶九天，已經完全吃光，搶糧又搶不到多少，蟠龍打掉了之後，眼看着要餓飯。震動最大的還是胡宗南自己，他對記者吹過牛，說五月裏要在綏德接見他們，他對鄧寶珊吹過牛，說要與他會師，他對蔣介石吹過牛，說自己是怎樣怎樣的打勝仗。現在怎麼辦呢？三條路有一條是做好漢做到底，繼續北進，打通延榆；一條是留兵守住綏德，主力向南回頭；再有一條也是最沒有面子的——一條最洩氣的一條，就是不守綏德再向回竄。人民解放軍五月四日晚解放了蟠龍，胡宗南決了策，採取了最洩氣的一條了，他的九個半旅不守綏德，五日起全部回竄，把與高采烈的準備會師的鄧寶珊吊在半空中，上不得上，下不得下。但是這一場戲還沒有完結，好戲還在後頭，一方面，人民解放軍在青化砭把胡宗南調來的援軍附了坦克的八四旅打得冒雨乘夜南竄，現在正窮追逃敵，迫近延安城郊；另一方面，胡軍主力餓着肚子戰戰兢兢的爬回蟠龍，他們是否能吃得到西安運來的軍糧還在未知之數。西北戰局的發展，完全證明我們的論斷，胡軍冤炳是在下降，胡宗南的指揮無能，使這個下降來的更快更劇烈更富於戲劇性。賦以打油詩云：

胡蠻胡蠻不中用，

延榆公路打不通，

丟蟠龍丟綏德，

一趟遊行兩頭空。

官兵六千當俘虜，

九個半旅像狗熊，

害得榆林鄧寶珊，

不上不下半空中。

胡蠻胡蠻不中用，延榆公路打不通，丟蟠龍丟綏德，一趟遊行兩頭空。官兵六千當俘虜，九個半旅像狗熊，害得榆林鄧寶珊，不上不下半空中。

# 神兵迂迴孟良崗

韓希良

五月六日 晴 鋼刀插進敵人腹背

爲了調動和指揮敵人，強大的野戰兵團開始向魯南將軍後方挺進。接連不斷的戰鬥兵員、担架民伕、馬匹、車輛；爬過高山，穿過深谷，走過沙河和村莊。

我們這支軍武器連隊，帶着山砲、戰防砲、九二式步兵砲、火箭筒……跟隨着前衛部隊由一座山嶺爬向另一座山嶺。

被進犯將軍踐踏的魯南人民，重又見到自己的主力軍了。

下午，連隊在××村頭的樹林裏休息做晚飯。昨夜和今早連續行軍，人是十分疲勞，趁着飯尚未熟，砲手們倒了就睡熟了，飼養員們倒在驢子的身邊就打起鼾來，樹林寂靜無聲，間或敵人的偵察機從山頂飛過，真無目標的向着村莊和樹林掃射，機槍聲把人都叫醒；只有驢馬難以蔭蔽偽裝，在林旁亂蹣亂跳，飼養員們抬起頭來對着驢馬叫罵：

「丟你老媽的！看你總是頭動尾巴搖的，暴露目標，看誰負責。」

出發前，「老頭子」——我們這樣尊稱我們年長的營長，他是一個曾參加十年內戰的老紅軍戰士

——交待我們要注意綁好騾架，山路難走，免在中途出岔子，注意找好嚮導，並派幹部收容與聯絡掉隊人員。

夜間，月牙西沉，明星滿天，我們的騾馬緊跟着前衛部隊，山越嶺，爬上爬下，山路狹窄，碎石塞途，當腳趾撞擊石頭時，使人全身汗毛一豎，驚出一身冷汗。

人在這時是多麼想走那寬廣的公路呵！

果然，我們走入深谷了，並且出現了寬廣的公路。

這些村莊好像在甚麼時候走過的，但記得那時並沒有這條公路，戰爭在最短時間把這種的一切都改變了。

公路是騎軍向魯中放區瘋狂亂撲時剛修起來的。它打從麥田經過，兩丈寬以內的青麥全給踏平了，路邊村莊所有的樹木都被鋸倒，在村莊的外圍築起鹿砦，無數的半人高的樹樁站立在黑暗中。

這自由幸福的老解放區給騎軍踐踏了，它正遭受着巨大的災難。連那不滿四個月大的嬰兒，非嬰兒宿營地房子擠得很，有不少人在露天下搭起棚子露營。

人民對騎軍的空室清野，也帶給了我們極大的困難，用具、嚮導和糧站都極不方便。只有一點，我們是要「感激」敵人的，敵人遍築鹿砦，給我們準備了大批的燒草和木柴。

其部五匹野炮口前來，炮管微仰，炮筒實早趕到了，母長林連營並不慌亂，只欲出軍一

對敵，能長入開城天山等處，

五月七日晴 考驗來了

上午，獸醫所報告的騾馬情形，使我們焦急起來。由於昨夜行軍長距離的跑步，獸戰軍的騾子有九條開始爛背和起包了。尤其是獸戰身的那條白騾子，背上駱駝似的高腫起來。其他，爛背的六匹，頭爛的兩匹，各吃草的一匹。

我們的騾馬太少，全隊只有一匹預備騾子，而前面依然是山路，無窮無盡的沂蒙山脈。

這裡沒有糧站，吃飯是個極大的困難。人民在蔣軍進犯前把所有的糧食都藏了起來，即使剩下一點，也都給進犯的蔣軍搶去喂牲口了。現在，當那些留下的地方工作人員重又見到自己的野戰軍到來時，他們迅速的從附近的甚麼地方回來了，把最後剩餘的糧食搬出來，送給自己的主力部隊。

糧糶上士用糧票兌換了地瓜乾和小麥來，但小麥給我們帶來了麻煩，磨一頓，吃一頓。

一到遠宿營地，還沒等到進房子，各班首先趕忙找石磨。班理早分工了。有人磨小麥粉，有人磨草搭鋪，有人喂馬找草，村子哄鬧一陣也就安靜，房子裏傳出研聲。在黑暗中，只有石磨發着均勻的響聲，老大娘幫着我們磨着麥粉。因為找不到小驢子，炊事員自己推磨，一邊轉着，一邊打聽話。



## 五月八日 晴 「天光莊」

晚飯後，利用集合時間，解釋機動作戰問題，因為連裏有着大批黨軍解放來的同志，他們不懂得我們是怎樣打仗的。我告訴他們，我們解放軍之所以能大量的殲滅敵人，除了我們是人民的軍隊，有人民的擁護，有官兵一致的團結而外，重要的是我們的戰略戰術具有高度的機動性，那裏能殲滅敵人就到那裡去，東邊好打到東邊，西邊好打到西邊，白天好打白天打，夜間好打夜間打，必須尋找和製造敵人的弱點，晴天要走路，雨天也行軍。

差不多十點半鐘才開始出發。夜是清冷的，簡直像初冬的夜，似乎嚴霜已降，北風把我們的背包解開，都夾在被披在身上。

翻過高山，當我們走入深谷大路上的時候，瞌睡開始逼人，從十二點鐘後，我們是整路的和瞌睡蟲搏鬥。人不由自主的向着路邊的碎石堆裡走去，石頭絆脚，人被摔倒了，全身一陣深痛，才給疼痛叫醒來。可是，走不幾步，瞌睡又逼上身來，開始往路邊搖幌。

走在我前面的通訊員「金牙齒」，從荷包裡摸出來花生米，放進嘴裡嚼着，想藉此揮攆瞌睡，可是他一面嚼着花生米，却又站立在原地不動了，前面的人已經遠離四五公尺，我從他的背後給了一拳，這才打醒。

多麼想休息一下呀！能够停下來，倒下去，倒在麥田或者大路上，背靠背包的仰天睡它一刻鐘，你曉得吧，這是人間最大的幸福！

是誰在行列裡吹起口哨來，學着鷄叫，鷄確實早該叫了，但是村莊裡聽不到鷄叫，因為違犯軍「

掃蕩」了所有的雞。

當我們到達宿營地時，游雲發出微紅，天大亮了。我們的砲手們，把我們宿營地的村莊，統統稱作「天光莊」「太陽莊」。

## 五月九日 陰

中午，傳來消息，附近據點的敵人，聞風逃竄了，這使得我們又要待命出動，尋找新的機會。

## 五月十一日 陰雨 雨夜

整日陰暗，烏雲滿天。夜間，狂風撲人，走過了兩個村莊，大雨來了，豆大雨點掃打人臉，人馬繼續的低頭急速往前走，似乎想到前面沒有落雨的甚麼地方去。

道路油滑，泥水四濺。步槍上滴着水滴，騾馬身上滴着水滴，砲身砲脚上滴着水滴，人像從水中跳出來的，帽子濕透了，衣服濕透了，一直濕到皮膚，身上感到異常難受，前邊有人滑倒，後面人的笑聲未絕，馬上自己滑倒了。

## 五月十二日 晴 「到甚麼地方去消滅敵人？」

夜漆黑一團，伸手不見掌，月亮要待到下半夜才會出來。

我們在黑暗中繼續翻山越嶺，山路陡峭得簡直使我們相信我們的滿載重砲的騾馬無法通過，可是，終於通過了。雖然前面不斷的傳來口令：

「後面下驢架，驢子注意。」

上半夜的順利通過使我們過於樂觀了，但是，岔子偏就出在下半夜。

在一條狹窄的山路上，我們和友鄰步兵們擁擠在一起來了，右首是高山，左首是壁陡的石崖，因為相互的擁擠，樹枝攪翻驢架，戰獸砲身的驢子掀下陡崖，跟隨這匹驢子的兩個砲手也給跌下陡崖，驢子和砲身從人身上滾過，我們的兩個砲手負傷了。

夜，不寧靜了，人，哄鬧起來，叫聲、罵娘聲，夾着負傷人員的呻吟聲。

我們跳下去，檢查了受傷的情形，好在砲身沒有從人身上翻滾，否則，人的肚腸將要流出。費了不少功夫騰出了預備驢子或駝負傷砲手。

困難考驗着每一個幹部和戰士，人們的性情變得暴躁，放大喉嚨叫吵罵娘。在這些日子，在極度的疲勞之後，我們的不少幹部却能堅持比人少睡少吃而多背東西。這是件很不容易的事。

就這樣馬不停蹄的走着，填壓填脚的掉隊人員逐漸增多了。沒有馬糧，數十匹驢馬已經三天沒吃到一斤糧食，連馮草也感到極大的困難。奇怪的是這些作賤的驢子却不吃紅糧，但是我們人却要吃它。

班裡收斂到反映：「秦蕪解放來的砲手們在咕嚕着：『我們到甚麼地方去消滅敵人呢？』」我們給敵人包圍了吧？」「營兵十幾年沒跑過這多路！」「簡直比在萊蕪突圍跑的還兇！」……

趁着出發集合的時間，繼續的向大家解釋機動作戰問題，我們跑的越多，敵人犯的錯誤越多。我們的敵人是敵黨後打刺。

就這「」這言的誤。

## 五月十四日 晴 飛兵進逼孟良崗

在北風颯颯的方向，高山背後突起黑明礮，排砲正猛烈的捶打山地。砲聲把我們從睡夢中震醒；老戰士們估計得很正確，這是我們的對手——七十四師被包圍了，這個美械裝備最早的雜軍「五大主力」之一，是習慣於把山砲當作機關槍打的。

走了百多里路，目的地是「天光莊」。數百人騎十四匹馬住在一個六七戶的村莊上，所有的人都在露天下露營。這里空室清野工作做得更徹底，所有的用具搬移一空，我們找不到一個鍋子煮飯，碗手、火筒手和炊事員們，找來些瓦罐、而盆、水缸、和吃飯的洋碗煮起地瓜乾來。大家圍着火坐著，談笑着，山壁上升起了一條條的藍色炊煙。可是瓦罐在烈火上炸裂了，瓦罐裡的清水，撲熄了烈火，砲手們哭叫起來：

「看你們去避老百姓的爐子吧。」  
「大家別忘記：這就是我們參加山東大會戰，克服困難的辦法！」

「你嘗嘗吧，出的汗都沒有鹹味了！」  
飯沒吃成，命令：繼續出發。向着孟良崗大山緊逼。

## 五月十五日 晴 孟良崗前——七十四師的墳墓

進攻華東解放區的將軍主力七十四師，被我兄弟部隊從正午壓縮到孟良崗大山中了，我們——搗搗敵人後方的一把鋼刀，從二百餘里的敵人心腹，飛兵強行軍逼近孟良崗，堵住了敵人退往臨沂的後

路。強大的兄弟兵團從四面八方向着孟良崮大山合擊，七十四師在大山中進行頑抗，頭上烈日照頂，下面黑石大山，缺草斷水，企圖固守待援。

黃昏，砲手們作好了砲兵陣地，看好了預備陣地，測量好了距離，彈藥手選好了砲彈。

夜間，我軍向孟良崮羣山發動總攻，我軍以優勢砲火壓倒敵人，大砲是集中使用。砲彈機槍似的在羣山上爆炸，閃着光亮。機槍激水似的噴洩，電光石彈連珠般的在空中飛舞，照明彈把黑夜照得如同白晝一般，突然的在山頭燃燒起巨大的好久不熄滅的火焰，據老解放的火箭手們說是美國的噴火筒子——火焰噴射器。

蔣軍四面八方的增援趕到了，解放軍把敵人的五個增援師阻止在四周的大山中，蔣介石焦急的派來大批飛機繞山飛行。現在，十數架飛機大鬧天空，數十門解放軍大砲轟擊黑石大山，所有的戰鬥機轟炸機都是騰空高飛，即使天地在發抖投彈和掃射的時候，也是高離目標。一會兒戰鬥機栽下滾斗，屁股冒煙，好久，空中傳來長烈的掃射聲。一會兒轟炸機向着村莊和樹林投擲炸彈，炸彈落在村莊附近的黃土山崗上爆炸了，巨大的灰色煙柱豎向空中，爆炸聲震盪小岳，空氣抖動起來。有些不幸被燒中的村莊燃燒起來，烈煙騰空。

十二點鐘從南方飛來了幾架運輸機，向着槍聲激烈的地方，丟下一大批的降落傘，降落傘在陽光中發着白色，搖擺着落入大山，這裡面是滿載餅乾和汽水的大包。可是，運輸機工作得很不好，來得太晚，這個「鐵軍」已經作了俘虜了，所有的「慰勞品」解放軍如數收到！

砲手們光榮的完成掩護步兵最後衝上孟良崮的任務，和我們的兄弟部隊會合了。

這已是下午四點鐘，突然間西北方向刮來了大風沙，頓時，天昏地暗，飛沙撲人，接着便是傾盆

大雨。砲手們給雨淋了却笑着說：

「這是給七十四師吊喪！」

## 五月十六日 晴 「早就曉得你們抄到我們後頭來了」

這偶經過美國顧問團特別訓練過的蔣介石「御林軍」七十四師是被殲滅了，而且是殲滅得多麼徹底啊！從師長到伙馬伏全軍覆沒了！

我們的大砲要轉向別的村莊休息。沿途，你可看見，我們的敵人在這些村莊所作的工事，他們化費了多大的功夫，磨石的樹木被砍得光禿，在村莊的四周築起三道鹿砦，滿村的地堡，滿房的槍眼。但是，這一切都在解放軍面前低頭了。

沿着公路和大路，成百成千的俘虜被送往後方，這些人的臉是乾枯發黑的，與我們的戰士們的勝利的紅潤的臉是一個絕好的對照，雖然我們已經數天沒有吃到油鹽。

「一山全是黑石頭，沒有水喝。」一個我冷水喝的安徽口音的俘虜兵，對我們的砲手們說：「人，渴的要命，糧食還有，就是弄不到水和柴草煮，下山來弄水你們就打。一碰到混湯泥水大家就搶，搶的打起架來。弟兄們都罵師長，師長指揮三個旅連伙馬伏都弄上山來……喂！我們早就曉得，你們抄到我們屁股後頭來了，總歸會有那個部份倒「霉」的，可不曉得「霉」剛巧就倒在七十四師頭上。」

菜蕪解放來的戰防砲手嚴德化，他這時不再說，「到甚麼地方去消滅敵人」了，也不再說「我們給敵人包圍了」，他當着這個新解放同志說：「我們打的甚麼仗，我們新四軍打的是運動戰，機動

。你們，我曉得，你們歡喜打挨打仗，我也打過挨打仗，我不過比你來兩個月，我本來是解放來的，將來還有無數弟兄也要來的，這邊好，這邊不是那邊。

我們的連隊本來就有不少部份解放過來的同志。有泰興解放來的一百軍士兵，有分界解放來的九十九族士兵，有江南蔣軍突擊營的士兵，有林梓解放之交通警察總隊士兵，有新七旅的，一八七旅的，廿六師的，五十一師的，第一快速縱隊的，有萊蕪被繳的四十六軍和七十三軍的……現在我們的登記表上得增添一項孟良崮解放來的七十四師的士兵。

……

……

五月十六日

「……」

劉汝明部的覆滅

十月二十九日，蔣介石陸軍總司令顧祝同所屬的劉汝明、曹福林部八千五百餘人，在離城七八里路遠的高魁莊、蘇屯、任莊等九個村子駐下。他們是那樣的得意忘形，狂妄宣稱：「劉伯承的部隊收退到邯鄲去了，只剩下打就打的土八路（指民兵）。」但是，就在他們自誇的時候，劉伯承將軍指揮下的健兒，有如飛將軍從天而降，突然在將軍的周圍出現了。在向西南沿大堤上佈了一道天羅地網，將軍完全投入這不到十里地的包圍圈裏了。當天晚上，將軍的先頭部隊一個營，在高魁莊首先被八路軍「和實」部隊不到一點鐘就洗劫滅。他領蘇屯的將軍，也在「和實」部隊的迎頭痛擊下自人前莊、任莊一帶潰退。將軍主力六、九旅三五五團撤到任莊之後，即將村子的樹木全部砍倒，修築了兩道鹿砦，上繞着大長繩。繩上掛了手榴彈，村子四周修築了九個地堡。營高魁莊將軍被全部殲滅時，劉廣信給三五五團團長張奎子下令：「要他全力死守任莊，保衛後部的安全。半夜，八路軍某部從東北向敵人的心腹任莊開始猛擊了。將軍作垂死掙扎，集中三門美造榴彈砲，七挺重機槍，二十多挺輕機槍和一尺多長的手榴彈用全力頑抗。村子被砲火的紅光照得如同白晝。他們將美國人用飛機、汽車運送來的子彈、砲彈，急展似向村外傾洩着。但是劉伯承將軍手下的人民常勝軍，抱着消滅敵人的決心，從指揮員孫政委到每個戰士，都是勇不可當。連去年平漢戰役和今年九月大陽湖戰役被解放的將軍戰士們，也同樣的表現了為人民而戰的高貴品質和熾烈的戰鬥情緒。三連九班長王守興，是不漢戰役時被解放過來的，他每次



戰鬥中都是出色的戰鬥英雄。今年八月也光榮的參加了中國共產黨，成了毛澤東隊伍中堅強的一員。這次他代理排長第一個衝到蔣軍的地堡上消滅了敵人，把地堡佔領了。敵人兩次反撲都被打退。八連的閻金×也是大陽湖戰役中解放的蔣軍士兵，這次在消滅任莊蔣軍時，他爬到地堡前面從劈擊孔裡一手抓住了打得火熱的捷克式輕機槍和敵人爭奪起來，新解放的張四方，向地堡裡的敵人喊話：「弟兄們咱們不能當美國的走狗呀！爲蔣介石賣命合不着，我是四十一師一二六團的，我已參加了八路軍。」接着地堡的槍聲停止了，機槍等過來了。砲彈和機槍子彈組織成一張火網，村莊裏展開了逐屋戰，電話員們在猛烈的砲火中架上電綫，通訊班長也來往在如雨的流彈中穿行着傳達命令，他們的無畏與勇敢，都加速了敵人的覆滅。某團指揮員李瑞國親自從鹿砦下面爬到蔣軍陣地前偵察地形和敵人的火力點，然後指揮戰士進攻。戰鬥解決時，全連只有一個人負傷。等判若軍四十六團，以七十里的急行軍趕來加入戰鬥時，劉汝明的三五五團，已在晨曦中全部消滅了，張子圍長也在這次戰鬥中作了無謂的犧牲，任莊敵人被消滅之後，劉廣信的旅部亦告危急，於是他所指揮的全部人馬狼狽的由苗劉莊向來路逃命。八路軍某團唐團長及郝政委，立即率部緊緊追擊收場的敵人。在一開闊的原野上，分不出人和馬、官和兵，遍地都丟棄着美國的十輪軍用卡車、火砲和機槍。蔣軍由苗劉莊到南大堤的開闢河堤上，一窩蜂似的向南撤退了。但是在他們逃走的大堤上，已經有了幾百挺重機槍密密的排列着等候他們。蔣軍剛到堤北邊的河堤上，所有的機槍及手榴彈就全面響動了，逃竄的敵人，在這裏找到了他們的墳墓。他們一排排的倒下去，人叫馬嘶，繪出了一幅蔣介石賣國內戰悲慘結局的畫圖。一一九旅旅長劉廣信所指揮的八千五百人的「浩蕩大軍」，就在這些人民軍隊的自衛反擊下全部覆滅了。連劉廣信自己，也作了八路軍的俘虜。

## 蔣家內戰珍寶的毀滅

魯南人民解放軍於元旦翌日午夜，對蔣軍二十六師一六九旅與四十四旅部隊佔之卞莊、石城園、平山、鳳凰山（均位於臨沂西南）等據點展開自衛反擊，當晚即將一六九旅之強固據點卞莊摧毀，掌握了高地，一六九旅殲滅的命運就註定了。三日拂曉，對四十四旅駐在地同時展開攻擊，早上九點鐘，該旅據守之石城園、平山等據點即被攻克，蔣軍四個營被殲，以上諸制高點完全落入解放軍之手，使犯軍就更無能為力。經過一晝夜激戰上面兩個旅全部被殲；蔣軍高級指揮官一再吹噓的「攻下臨沂過新年」便消逝得無影無踪了。這時陷入重圍的蔣軍拿出了最後的法寶——全部美械裝備的快速縱隊（包括廿八師之八十旅）企圖掩護其廿六師師部等殘餘部隊向西南突圍；於是臨（沂）嶧（縣）公路上便發出了坦克和卡車妻厲的摩托聲，他們用強烈火力掩護其殘兵潰退。但剛到公路上之新興莊附近時，又遇到了新四軍強大的兵團，密集各種砲火強烈得像驟雨一樣飛射過來，蔣軍士兵立即倉惶奔逃，人民解放軍戰士，勇猛的向蔣軍衝擊，飛快的把蔣軍切成三、四段分別圍殲。這時二百多輛卡車和三十輛坦克車東撞西竄，絕望的在蘭陵以西廣闊的坡地上來回奔馳，解放軍英勇戰士憑藉着猛烈的砲火，步步向坦克、卡車進逼。蔣軍不支了，車上特種兵們紛紛丟棄車輛各自奔跑逃生，蔣介石僅有的兩個快速縱隊其中一個就這樣被殲滅了，許多完好的美式卡車、坦克轉而武裝了人民解放軍。四日晚間暮色深沉中，成千成萬的俘虜像潮水般的被民兵們押送到後方，在看着數百輛卡車和坦克的人民戰士的臉上，浮現着勝利和興奮的微笑。

（山東前綫記者）

軍士頭領士，各軍團隊員，均受其苦。

(山東龍巖里答)

## 快速縱隊的快速毀滅

李軍曹

蔣軍第一快速縱隊全軍覆滅了。覆滅真是快速得很，祇要人民解放軍稍微不快速一點，蔣介石的

第一快速縱隊就要快速的逃掉了。當四月上旬劉伯承將軍麾下某部開始圍困湯陰的時候，王仲廉奉命親率六個旅之衆從淇縣沿平漢路北上新投，可是並不敢武裝大遊行，而是像賊頭賊腦的老鼠一樣。他們剛剛進到離湯陰還有二十里的宜溝車站附近，忽然覺得很危險，當天就一溜烟縮回淇縣。然而湯陰是一個很重要的據點，王仲廉不能不增援。在躊躇了兩天之後，又於十三日重新北上，仍以四十九旅（第一快速縱隊）担任先鋒，從鐵路東邊濬縣、淇縣之間的地區分三路前進，不敢再走鐵路了。十六日快速縱隊進到宜溝車站南十三里翟村的時候，王仲廉又立即命令收縮，可是担任先鋒的快速縱隊已經來不及了。因為解放軍恐怕他們再逃掉，十六號下午某部便以長途急行軍，在黃昏的時候插到快速縱隊的後方，堵住去路，並且首先消滅了他的後衛部隊。蔣介石軍隊是不敢夜戰的，快速縱隊等待到天亮以為白天總會生路。十七號上午，他們連續在退路上發動了幾次猛攻，但是是一次一次都給擊退，甚至於三輛坦克車都衝不出去，在東奔西突之後，都給活捉了。而大出蔣軍意料的是人民解放軍竟在白天安靜進攻，而且扭為得手，俘虜了整整一個營，只費了傷亡十多個人的代價。快速縱隊一面招架，一面退走，最後旅部和兩個團、一個工兵營都被壓縮到大小看營，這是在淇縣東北四十里的地方。十七號黃昏，解放軍發動總攻。快速縱隊的裝備畢竟不凡，大批照明彈把黑夜照的如同白晝，可

番 與 李 守 五

是有什麼用呢？他們是如他的手忙脚亂，完全來不及做工事，祇能成堆的擁擠在老百姓原有的五座大倉裏；砲擊的極猛烈，砲火摧垮了三座，旅長李守五爬上第四座砲樓，又給打垮了，最後僅剩五座，屋頂和牆壁都垮下來封住了門，他受了傷，就這樣做了俘虜。接着他寫了這樣一封信給那些還沒有放下武器的部下：「我已過來，望立即停止抵抗，以免無畏犧牲。」十八號清晨，戰鬥完全結束，旅團營連的軍官們和武器全部俘獲，幾乎完全符合他們請制表上的數字。裝備是清一色的美國造，好看得很。陳介石這個快速縱隊就這樣快速的毀滅了。縱隊副官韓鐵樵被俘以後向解放軍某將軍說：「你們打壞了我們，整個豫北就沒有什麼能打得訂，我們是主力的主力。」關於迅速覆滅的原因，他說：「第一是士氣低落，第二是時間太倉猝，來不及做工事。」快速縱隊的軍官們都看不超豫北其他的蔣介石的部隊，他們對王德林王德林也很不滿意，可更換上別的人難道就會好一點嗎？比如拿忽進退這一點說，王德林從前也長驅直入，他從前也像過一隻猛虎，現在他所以變成了老鼠乃是給解放軍打怕了的緣故。難道這僅是王仲廉如此嗎？難道現在還有什麼別的蔣介石軍官不戰戰兢兢的一隻驚弓之鳥嗎？

……對敵制表制表……

## 活捉李守正

快速縱隊指揮官們，選擇了一間最堅固的大碉堡做「避難所」。碉堡正面的部隊，在我們炸彈的冰雹下連房子一起燒的烘烘響，子彈畢畢叭叭亂炸；敵人倒在火裡，胳膊腿亂伸亂竄，一個個限畫的黑頭鬼一樣。嗚聲的狼哭鬼叫：「快救命啊！」「行行好阿！」「我的娘啊！」我們的同志咬牙切齒指着在火裡疼得打滾的敵人。

幾個早繳了槍的俘虜，感到幸運的說：「天啊，誰繳了槍，誰享了福；誰不繳槍，誰倒了霉！」火、死人堆、噁心的臭氣、燒炸的子彈，攔住我們的道路。

英雄張福友實在忍不住，一袋煙的時候都不能等了，帶上第九班，拚命從火焰裡、從死屍上猛撲過去，一直突到大碉堡側面的平房上，堅決地說：「同時們，今天要想活，趕快把炸彈往砲樓上擡！」話還沒落地，手榴彈打的石頭亂飛；敵人不放在樓頂上待，在底下的槍眼，也趕快弄磚頭堵住了，不甯不響地躲到碉堡裡挨死打。

英雄們滿頭大汗爬在平房上掩護工兵按炸藥，心裏崩崩直跳：「快點吧，快點吧！怎麼還不點火？」

炸藥轟隆隆一聲，砲樓塌了個大窟窿，烟塵還沒有落下來，張富科第一個就突了進去，砲樓裡面的敵人，炸的昏頭昏腦，滿臉滿嘴都是土，像從地裡挖出來的一樣，拿槍的舉槍，磕頭的磕頭。

一百六十多個俘虜土崩土眼的往出走，一個留頭的胖子，帶了幾處彩，問他是啥官，他說是排長，扶他的人，隨手從口袋裏掏出一支鋼筆和一盒紙煙，遞給小鬼向元成，並且說：「同志，請你照看看兄弟們。」向元成兩個小眼睛一瞪，抓過來就給捧了：「八路軍誰要你這個，戰場上誰和你講客氣哩！好好跟上走！」

這個「排長」很快就承認是縱隊司令李守正；副司令蔣鐵雄、袁峙山，也是從這個一夥自命副官文書的俘虜羣裡，清查出來的。

從他們攜帶的文件裏找出來一件署名「李守正蔣鐵雄」的第八四七號命令，上面寫着：「……如有將劉伯承捕捉到部，賞洋一億元……等因奉此，希飭屬設法捕捉為要……」他們絕沒有想到會帶上這樣荒唐的命令，一錢不值的去見我們的劉司令員吧？！

# 滑縣戰場巡禮

李普

滑縣一輛小吉普車，載着我們向戰地急馳。最先遇到的是將近二百個蔣軍中下級軍官，押送他們的是舉世聞名的解放區民兵，最動人的是抬担架的農民行列。清晨六點鐘，我們到達上官村時，這是這次殲滅蔣軍一萬一千多人的三個主攻點之一。它在滑縣東南三十多里，國民黨暫編四七一師一零四旅旅部設在這裏。我們來遲了一天，戰場已經打掃，只有老百姓們還在搬運鹿砦，平毀工事，拿回被搶去的門扇和鋪板。許多房頂上有我軍進攻中砲轟的傷痕，牆壁上還有大塊的血斑，砲火打斷了許多樹

枝。被俘的楊顯明旅長說：單是打作爲這村屏障的一個小村落，八路軍就打了一二百萬發以上子彈。這是個易守難攻的地方。東、南兩面臨水，西面就是那個小村莊，北面是碗個的平原。四旅來到之後，共修了一百卅五個碉堡，一道水溝，和三道鹿砦。親身參與此次戰鬥的指戰員們，引導我們參觀。他們是從東面打進去的。首先消滅了蔣軍一個連，佔領了前進陣地。第二步是砲轟對面東部一條水，跨過鹿砦。第三步是爬到對面的圈子上，打了一個缺口。第四步是在圈子上佔領一條長約十多米，寬約一米連的小陣地，打退蔣軍三次反撲。然後打開一堵一堵的牆，打通一個一個的溝，把蔣軍從旅長到伙夫，全部俘虜。東北面二十里留圍集的蔣軍一個團，回防時，被我們消滅了。戰後，步都是奇蹟，每一步都表現出戰士們無比的英勇。尤其是水，完全靠戰士們用身體和武器，在敵人的網之下，搜集的槍彈燒紅了夜空，從右面到後面，像急雨一樣打來，沒有必死的決心，是無論如

何打不過去的。

我們階級勇士們光榮的血跡，爬上圍子的缺口，水溝上已經搭了一塊木板。有幾員蔣軍的鎗連朝人子柱在水溝盪漾。人們表演給我們看，我們有一位團長苟在遠，怎樣在圍子上掛了彩，傷了頭部，他的警衛隊圍着他，他怎樣暴怒着揮開，怎樣爬到短牆那邊。對方一連人，沒知道他是誰，對他說：「彈藥沒有了！彈藥沒有了！」他說：「好的，老子送給你！」他一聲就摔過三個手榴彈。某參謀長告訴我們，講這故事的這個戰士，就是二天之前在鄧城戰役俘虜過來的。這使我大感興趣，特別和他攀談。他說他叫張南華，皖北亳州人，二十二歲，兄弟三個，兩個哥哥都拉去當兵了。七月間又來拉他，把他母親拉到地公所，沒有辦法，他只好忍氣吞聲，帶上那頂寬帽子。一「鄧城戰役把我解放了，到了這邊我真高興啊。」他大聲的笑着，然後大叫着說：「這樣好的地方，還要我們守，不要說五百人，就是五萬人，也打不進來。」他的理由是「跟蔣介石賣國賊，誰願意賣命呢？」後來，我訪問楊顯明旅長和李克源副旅長。李克源副旅長說出一個事實：「我們是與魏鶴軍等進入蔣軍政務總動員。我們一個個搜括，都被捉光了。難道不是老百姓的，童叟只路軍那能捉的這我軍軍隊到威發軍團來冒充說是搜索排回來了，我們還信以為真。他們把我們看得清清楚楚，我們像個瞎子，你說我這個仗怎能打？」上官村戰鬥，繳獲了四門反坦克砲，砲車三輛，經過過漆的砲彈上，都期期白白寫着美軍製造。勝利指揮者們，到處以戰利品美國的摩力斯香煙和美國糖招待我。聽說有一個將軍連長拿法幣向老百姓買東西，老百姓不要，連長狂怒起來罵道：「爲什麼不要中央票，難道你不是中國人？」那個老百姓回答說：「你的中央票，是那一個國的？是那一個國給你印的？你才不是中國人！」於是連長不得不低下頭來。



## 『天下第一軍』的毀滅

箕  
樸

全部美械裝備向稱爲「天下第一軍」的蔣介石嫡系第一軍第一師（現改稱旅）全部被消滅了。他們是爲完成一個「輕而易舉的任務」——消滅臨（汾）浮（山）解報區而遭到無謂犧牲的。二十六日黃昏，八路軍神速的包圍了陳堰——胡軍第一旅的指揮部，在村裡響起第一個炸彈後，馬上就繳獲了胡宗南「精銳軍隊」的一個衛生部，在另一處也開始了激烈的戰鬥。

傲慢的胡宗南軍隊驚慌了，企圖憑藉火箭砲、美式重機槍、「斯登」手提式向村東和村西南亂突亂撞，八路軍使用着繳獲的炸彈機槍小砲打過去，不少的人們倒下去了。這支隊伍逐漸被攙進院子巷子，可是又被他們官長強迫佔據了房頂，這時四周圍房頂上的火力封鎖了八路軍攻擊的道路。

在距離胡宗南第一團團部二十餘米達的地方，二連十多個戰士以稀疏的散兵綫運動，向着這個團部。在這個激烈的砲火中穿過去是非常困難的，聰明的戰鬥員沿着毛廁、牛圈、牆根前進，向房頂、巷子接連射擊，西院子牆上的一挺機槍立刻打啞了，東南北三面房頂上的火力又激烈封鎖着道路和巷子，火光沿路口巷子燃燒如晝。

年青勇敢的戰鬥員楊文治提着步槍炸彈，躍身跳進這個火力網去，這時敵人火力集中向他射擊，這個勇敢的戰鬥員一起一伏的前進，忽然他倒在地上，後面的人着急的叫着要衝過去，楊文治腿上的掛花了，但他仍咬着牙閉着口，用全力向前爬進，地上隨着他般的移動畫出一條血痕，後面的人高興的歡叫起來也跟着向前爬行。楊文治爬到牆根站起來，又找到適當的地位，接連投彈，南房西房的敵人

立即呻吟着滾下去。楊文治後面的人搶上來，在牆上迅速的掏洞。

東房頂上的敵人驚慌起來，有一個指揮員在叫罵着：「媽的個屎打打打」……東房頂上的火力又瘋狂的射擊着。但這時挖開堵洞的戰士已經用機槍掃射過去，房頂上嗚嗚的響，那個叫罵的指揮官就從房頂沉重的滾下去，其餘的人都放下「斯登」手提式，跪着求命閉眼……

另一個地方戰鬥仍在激烈的進行着，這時一所磚砌院子裏，敵人集中着所有的武器向着進攻的八路軍射擊。三連幾次豎起梯子，但都被打下來。

這時八路軍神勇砲兵趕過來了，拉開小砲，轟的一聲，大院子的北房立即就塌下去，六連乘機攀上北房的殘垣，奪下一個房頂，又追擊過去，連續把所有房上的胡宗南軍都趕下院子去。喊話開始了：

「不要給蔣介石胡宗南當內戰砲灰！」

「不要受你們官長欺騙，繳槍過來不殺！」

院子裡走出幾百個「天下第一軍」的士兵來，混雜在裏面的還有中將旅長黃正成，上身穿着兵士破爛的軍衣，下身還穿着未來得及改換的原來漂亮的將軍馬褲……

從九月廿四日上午七時起，「天下第一軍」的稱號該放進歷史博物館裡去了，讓反動派傷心的去痛哭一場吧，可是這樣的遭遇以後還多着呢！

## 胡軍三十六師是怎樣殲滅的

胡軍三十六師

甘肅省

第一軍

第一師

胡軍三十六師是怎樣殲滅的。胡軍三十六師在五月份山東殲滅七十四師有同樣意義。在陝北戰場蔣軍中，三十六師有着獨特的驕傲。他們對胡宗南嫡系的第十一師和九十師都是瞧不起的。過去幾個月來，西北人民解放軍殲滅了蔣軍第一三五旅、一六七旅等部，當時有些俘虜也說：「你們能解決得了我們，却解決不了三十六師。」三十六師的官兵也自吹：「解放軍可以殲滅別的部隊，却殲滅不了我們！」所以三十六師成爲蔣介石、胡宗南進攻陝甘寧邊區的最驕橫狂妄的主力，因此胡宗南始終給它擔任最困難的任務。

八月十五日先後不過七、八小時，三十六師在米脂北沙家店全軍覆沒。該師駐榆林之三十八旅，此旅未及參戰，倖免於滅亡。與四月中旬在寧靈南將軍一三五旅被殲所費的時間差不多。該日上午，該師旅長胡景翼率部進攻，圍圍包圍，下午五點鐘，解放軍司令部對前線發了如下命令：「消滅三十六師，是殲滅敵軍由戰略防禦轉爲戰略反攻的開始，是收復延安，解放大西北的開始。特號召前線指戰員勇敢作戰，務於本日黃昏前完成殲滅三十六師的戰鬥任務！」這一命令，立刻爲前線英勇的行戰與擊擊砲火所響應。經過兩三個鐘頭激戰，三十六師師部及其一二三旅、一六五旅均指揮陣地即被人民解放軍砲火擊破，敵戰鬥建制立形混亂，敵少數落荒而逃，其餘均被殲。

說：「被俘前一點鐘，我還和劉旅長（劉子奇）在一起，當時你們砲火非常猛烈，我們毫無主張，以後他即不見了。」直到鄧被俘到了解放軍後方，才知道他的劉旅長原來也被俘了。

在抗日戰爭時期，卅六師經常駐防洛川一帶，担任反共最前哨，專門對陝甘寧邊區進行騷擾，部隊中反共教育也最深。今年三月進攻延安以來，卅六師在陝甘寧邊區內作了連續的長途大遊行，六月間該師由延安安塞遊行到靖邊地區，立刻急行軍折返保安，橫過陝甘邊界之大森林區，於六月下旬回到關中。七月初該師又由關中西出關東，後再繼續大森林，於八月初到了靖邊。這時突然奉胡宗南命令：「增援榆林」，全程三百餘里，限三日趕到，怕在途中被解放軍殲滅，該師由靖邊東北繞道出長城，在荒無人煙的塞外，拖了三日，沿途由飛機投擲一點少得可憐同時又腐爛的食物，士兵餓着肚子，白天拚命趕路，夜間在沙漠裏露營，牲口則根本沒有草料。一增援三日黃昏，離榆林尚有七十里，胡宗南又命令其「連夜趕到」，這一夜，所有牲口因數日不食而拖不動了，全部輾重彈藥都卸了下來，強令士兵分開擡起，牲口則空着走。這樣拖到榆林後，士兵們已十分疲憊困乏，但又平白無故地要與北上的國軍會師，但等他們到鎮川堡向該縣前進欲與北上國軍會師時，就發現人民解放軍擊滅了白那克永回憶說：「當時我們看到後面山上，你們（指解放軍）密集的隊伍，開始進攻以爲是北上與我們會師的都隊呢？」

三六師是胡宗南的勁旅之一，整編以後的編制，全師三個旅有三萬三千人，但是這次被殲一個師，兩個旅，除數百人逃走外，其餘只有七千人。一六五旅四九三團營長易至誠說：該團原有一千六百多人，但現在只有一千二百人左右，其他大部逃亡了。該師被殲時，每連最多一百人，少則五十人，以普通兵員計，三六師是胡宗南長期專門訓練的攻擊部隊，胡軍中經常自吹說：「

三十六師攻不下的陣地，其他的部隊也沒辦法」；然而在西北人民解放軍的鐵拳下，三十六師也不堪一擊啊！

儘管蔣介石、胡宗南的反共教育，三十六師的戰鬥意志現在並不强。據易至誠說：「我們黨聽你們的消息，知道以前放下武器的軍官得安全，因此我們過來時，一點不怕，士兵更是不怕。你們優待區裡打仗，我們實在沒把握。」郝克永也說：「你們和老百姓一起，我們則情況一點不曉得，在解放林，進去就是五六天，命令是要我進去清剿，可是到了裏面甚麼鬼也沒有，自己不用說，打仗連水都沒得喝，許多士兵因乾渴倒下了，還得跑一二十里路找水回來灌醒他們。上面（指胡宗南）情況不了解，閉着眼睛下命令，害得弟兄吃冤枉苦頭，因此我們的士氣是越來越不行，信心越來越差了！」

## 胡宗南的六輛坦克和廿五輛大卡車的毀滅

杜鵬程

九月九日上午九時，胡軍往濟澗送糧的二十五輛大卡車，載着六輛坦克，企圖突破包圍圈，冒險逃回延安。剛開到永坪鎮以東三十里處，即遭到解放軍伏擊部隊的兜擊，在輕重機槍和手榴彈的咆哮聲中爲首的汽車司機，嚇得突然急煞車，後面的一長串汽車就慌亂的擠到一堆。等到敵軍倉惶地架起機槍來抗擊時，解放軍某部第三連的英雄們已經端着刺刀勇猛圍衝上去了。二排長梁銀起一班長禮啓仁首先躍上第一輛汽車，解決了全部敵軍，第二輛汽車上的坦克機槍射手扣起坦克頂蓋射擊孔想悶在裡面不出來，一陣洋鎗打得頂蓋門直震抖終於爬出來哀求「饒命」。前四輛汽車都被解決了，後面的敵軍有的腿嚇軟了跳不下車，躲在箱後面驚叫，有的滾下車來沒命的向山上逃奔，但是從山上衝下來的已不是護路的胡軍救兵，而是解放軍的勇士，一百多個胡軍只好一個個束手就擒。解放軍的戰士們從容地打開全部車輛的油箱，點起火來，葬送這批美帝國主義援蔣的殺人凶器。我另部戰士又一口氣去追擊由寺村開來接護汽車隊的第一師一六七旅五百團的一個營，三個鐘頭即將其乾淨消滅。當俘虜掣拖着麻木的身軀由解放軍押向目的地時，胡宗南在西北戰場上僅有的坦克連的三分之二的坦克已化爲一堆殘破的鋼鐵。

# 陳賡砲兵隊成長壯大

陳 啟

陳賡將軍所部砲兵，幾乎全是蔣閩軍「幫忙」建設起來的，還送得最殷勤的，首推閩鑛山，四五  
年十月上黨戰役，閩軍砲兵中將總司令胡三餘押着由三個砲兵團抽出的二十二門山砲，一起「運送」  
歸來。胡宗南也不吝嗇，去年夏天三三一旅奉令給一六七旅送四門九二式步兵砲，二挺戰防槍，結果運  
些砲和槍未與一六七旅見面，即都在閩（嘉）夏（縣）戰役中被人民解放軍殲滅卅一旅時所俘獲。去  
年九月浮山戰役，胡宗南的砲兵被殲滅時，旅長黃正成又帶來四門遠射程的九四式，十五個火箭砲，  
三門戰防砲，都是剛從漢陽裝備好的，火箭筒還根本沒用過。記者在其旅看到某連的十二門火箭砲  
與戰防砲，全是嶄新的美國造。蔣閩軍還隨砲整批送來訓練有素的砲手，他們中許多人解放後，都還  
和他原來的砲在一起。解放軍的砲兵長官們，理應很器重這些砲手，誇獎他們勇敢而靈活。解放戰士  
楊福桂過去在閩軍二十八團五年才當上一個副班長，可是到解放軍來才一年，便已因戰功而提升為班  
長，而且還成了光榮的共產黨員。楊桐等許多人都當了排長。陳軍鼎則被升為連指導員。他們現在皆  
以無限的忠勇和熟練的技術為人民服務。周文淵連在整個晉南戰役期間，共發砲二百二十八發，命中  
二百二十一發，打垮了大小碉堡四十七座，目標六個，榮河戰鬥攻東門的時候，楊福桂的砲打城樓

時，第三顆彈由第一顆彈孔中射過去，因為沒有受到阻礙，結果飛射到西城，鑽進一個暗洞裡，炸死了幾十個敵軍。在這城西南角，一砲打掉敵人一個重砲，在臨汾作戰中，砲兵竟隨步兵登城，把千餘斤重的山砲逐件用繩吊到城頭上去，向敵人猛烈的射擊。他們在戰鬥中創造了許多奇蹟。

### 活捉匪團長何軍章

十一月十一日上午，解放軍對李堡匪團四三七團小坪子一陳密集砲擊後，突擊部隊四面八方湧了進去，將匪團長何軍章已換了一身士兵服，驚惶失措地從地洞裏爬出，混在一羣亂竄的匪兵中，當我部排長吳竹林搜索時，他臉色驟變站出來被斜地說：「我是團長」，並介紹在旁邊的一位說：「這是副團長」，吳排長命他下令集合這團士兵，他立刻高喊：「來呀，集合繳槍」。可是沒有一個士兵再服從他，依舊各自雜亂地交槍，他只好向吳排長抱歉的嘆了口氣，吳又問他小砲的零件呢？他連忙說：「跟我來」，走到一處小房子裏，迎面走出一個穿便衣的人，吳問：「是誰？」回答：「是老百姓。」何軍章就勸他道：「機砲連長，不要裝腔啦，大家都投降了。」那個連長也就惶恐地俯首承認，並找出小砲零件。以後何軍章很貼服的跟着吳排長，忽然又摸出一支手槍：「這是最後的武器也給你吧。」



## 神槍手魏來國

曲中突

魏來國是膠東×師×團四連排長，現已被師長嘉獎左輪槍一枝，並號召全師開展魏來國射擊運動。他最出色的一次，是在蔣軍五十四軍進攻南泉車站時，以一百三十五槍擊斃一百二十個敵人。事情是這樣的：

天剛發亮，蔣軍五十四軍的各種美式大砲又轟響起來，砲彈在我軍陣地周圍爆炸着，輪在戰壕裏的同志們被砲火聲驚醒，大家習慣的迅速投入陣地，蔭蔽在已經很熟習的工事裡，準備狠狠的打敵人一頓。

「排長！開火啦！開火啦！」

已經被砲彈震聾了耳朵的魏來國同志，還鎮靜的蹲在地堡裡，排副趙喜連急的把他推了過來。他順手在身旁撈起不久才從即墨城裏繳來的大蓋槍，向本排的陣地巡視了一下，便向着東南墳地裏跑去。

老遠的地方，約有七八個敵人像老鼠似的小心翼翼的向這邊蠕動着。魏來國迅速倒在戰上潘云亭附近的一個墳堆旁，把槍放在墳堆右面已經築好的工事前，很快的向前方望了一望，便把標尺定到五百米遠處，左眼一閉一閉的開始射擊起來，潘云亭在旁邊看的最清楚，一點不含糊的一槍一個，一轉眼十幾槍便撈倒了十幾個敵人，打得敵人亂嚷嚷的向附近高嶺地裡竄去。

「你看，你看這些傻瓜，高糧糶子還能擋住子彈嗎？」他玩笑似的向大家打了個招呼，回手便把大栓拉開灌了幾滴槍油到槍膛裡，又迅速的推上子彈，慢慢的向敵人亂了的隊形準確的射去。潘云亭像小孩子一樣，抓了一把小石子在魏來國身旁給他記着打死敵人的數目，打死了一個就加上一顆石子，一氣數了四十多。剩下的二十來個敵人弓着腰拚命向後逃跑，丟下一堆橫七豎八的屍體。

敵人惱羞成怒了，開動了所有的火器，兇狠的向這突出的七八個墳堆轟擊，子彈像冬天西北風似的，呼呼的在堅守墳堆陣地的五個同志頭上嘯叫；砲彈在他們身前身後不停的爆炸，石子砂土都隨着飛舞起來。

敵人在一陣激烈槍砲響過以後，又開始向前運動。魏來國像先前一樣無情的向敵人射擊，敵人便迎着子彈一個個倒下去。潘云亭也和先前一樣用石子一個一個記着打死的敵人。當二百多敵人漸漸靠近，魏來國便命令全排猛烈射擊，敵人終於又被阻擊在來路上臥倒，不敢前進了。敵人的指揮官氣得肚子鼓脹脹的，把小旗一擺，輕重美式機槍又猛烈的開火了，子彈就在同志們的眼前爆起一股股塵土來。魏來國迅速的又移到另一個墳堆，他彷彿不是在戰場上打仗，不是在經受着敵人密集的火力，像平日打靶一樣，把子彈推出來給自己心愛的大蓋槍灌上幾點油，繼續尋找射擊的目標。他的槍口嚕準了正在咋咋呼呼督戰的敵人指揮官，這個目標就立即應聲中彈，那指揮官就再也沒爬起來。

突然一顆子彈貼近魏來國的頭腦擦過去，接着又一顆子彈落在魏來國槍栓的左方，砂土揚起來擡到他的臉上，他飛快的探了一下頭，見四百米遠處的小丘後面，一敵人的槍口正對着他，他明白這是敵人的射擊手專來對付他的。「好，咱們就比賽一下吧。」他很快的又移到後面的一個墳堆，槍口嚕準那個敵人，祇是一槍，那個傢伙好像烏龜一樣早把頭迅速的縮回去了。魏來國正要推上第二顆子彈，

關的一顆子彈正好從他右耳邊飛過去，當魏來國第二次扳動槍機時，敵人移動了位置，魏來國清瀟瀟的眼睛睜得簡直叫人害怕，他死死的瞪着敵人動作，當鬼臉的敵人剛一扳動，魏來國的子彈又飛過去，馬上敵人就仰面朝天回西天了。敵人又丟下四十個死屍，狼狽的逃回去了，可是不久，在一陣激烈砲火射擊後，千多敵人又蜂湧的衝上來了。魏來國高興的大笑起來：

「那有這樣好機會，這樣多的活靶，同志們，打呀！打呀！」他的槍比任何時候勾動的都快，敵人迎着連續的槍聲一個個的栽倒，砲手小宋打的也特別準確，砲彈連珠般的在敵人羣裏爆炸，高副連長一氣撿倒四十多個敵人，潘云亭激動的忘記了數目字了。

「排長一挺重機槍。」魏來國順着指的方向跑去，敵人一個重機槍射手把死屍堆成掩護準備掃射。魏來國端起槍，只聽得「砰」一聲，正得意的開動着重機槍的敵人一蹶腿僵直了。敵人一連又上來三個射手，都遭到了同樣的命運，那挺重機槍再沒有一個敵人敢去擺弄。

敵人幾次發起衝鋒都沒有成功，結果都是像先前一樣退潮般的滾回去，而那七八個墳堆後的四五個英雄却仍安然無恙。

下午兩點鐘，驟然下起傾盆大雨來，西南角魏天寶方向的戰鬥緊張了。魏來國便神速的作側面射擊，剛把槍口伸出槍眼，敵人已經衝來，距地堡只有三十幾米了，雙方的火力像決了口的怒濤似的變成了一片。魏來國沒有半點慌亂，沉著的尋找敵人的指揮官，五、六個指揮官都給他清脆的子彈射倒了。在四十米遠處出現一個敵人高個指揮官，魏來國推上第一百三十五粒子彈，也是最後一粒子彈，槍聲一響，那個指揮官的匣子槍落在地上，也栽倒了。其餘敵人沒了頭目，都在泥濘中踉蹌跌跌地滾了回去。

## 共產黨員在火線上

柯崗

走過九四部隊黨委秘書戰地辦公室，在這裡，我看見一張僅有一條逐日上升的直線構成的統計圖表。這是自衛戰爭中，戰士們在火線上請求參加共產黨的人數標誌。黨委秘書告訴我，在每次戰役結束之後，至少要有二百份戰士們的入黨申請書送到這裏來；有些在犧牲之前來不及寫而請求用口頭提出的，尚未記入表內。得到秘書同志的許可，我翻閱了一份份正被他們塞在箱的入黨申請書，上邊大都是這樣寫着：「我羨慕共產黨員們英勇，不怕犧牲的精神，我覺得那是無限光榮。爲了我自家翻身，爲了全世界窮人都翻身，我願和他們一樣，不怕任何犧牲向蔣介石和一切反動派戰鬥到底。請黨委審查，准我參加共產黨。」

有一些是解放戰士們的申請書，他們差不多都是首先嚴正聲明「脫離國民黨」或「同志會」，而又赤誠請求參加共產黨的。平漢戰役過來的姚建的申請書上這樣寫着：「我從來沒有見過像共產黨員這樣堅決、勇敢，誠心誠意替老百姓辦事的人。我聲明堅決脫離國民黨，請人說不辦人辦的國民黨，誓死爲我自己、爲全世界的人民戰鬥到底。請黨委批准我參加共產黨。」上黨戰役過來的陳德斌寫着：「我從前上了閻錫山的當，參加了他的「同志會」，現在我決心脫離它，參加共產黨，因爲共產黨是我們勞動人民自己的黨，我爲我們自己的革命事業戰鬥到底，決不爲人，請黨委批准我。」從前在戰役

過來已經三次立功的方文勝寫道：「我看世界上誰也不能比共產黨員更勇敢善戰了，因為共產黨真正是窮苦人們的先鋒，我是窮人中的一個，我要求參加共產黨，向賣國賊蔣介石和全世界反動派戰鬥到底。可是，我從前參加過國民黨，現在我誓死脫離它……。」

看了這些申請書，使我想到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共產黨人究竟是怎樣爲了人民而英勇善戰，而爲廣大的非黨的人民戰士所景仰，願意向他們學習呢？這裏只隨便從廣大戰士羣中聽到幾個片斷的材料，但是使我不能忘記的。

打菜園的時候，共產黨員霍春堂正在醫院裡休養，一聽說打仗，傷沒全好，就跟着出發了。組織上勸他不要去，他却偷偷的跟着突擊組，衝過兩道鹿砦，一道水溝，第一名登上城。他爬上城頭時，別人尙未跟上，敵人四把刺刀向他面前刺來，他一閃身，一顆炸彈把敵人打回去。他佔領了敵人的工事，敵人不不住的向他爭奪工事，他幾次打退敵人，最後他爲炸彈所傷，敵人一齊撲過來捉他，他帶着傷，又打死了三個敵人，這時後邊部隊才跟上來。在霍村戰鬥中，敵用密集砲火掩護步兵向我猛烈反撲，許多工事被摧毀，有些人企圖轉移陣地，他說：「不行，共產黨的軍隊丟掉陣地是最可恥的。」他從工事裡站起來，大聲的喊着：「不要怕，瞄準打，敵人是怕死的。」正在這時，一顆砲彈落在他的面前，他倒下去，馬上又站起來，還是同樣叫着：「瞄準打，敵人是怕死的。」正在這時，一顆砲彈落在他的。當我們的陣地前面縮滿敵人的死屍的時候，敵人再也不敢反撲了。可是這時候又一顆砲彈落在霍春堂同志的身邊，他又倒下去了，倒在自己原來的陣地上，他沒有爬起來，他躺在担架上還說：「共產黨員是不能丟掉陣地的，瞄準打，敵人是怕死的。」

談到共產黨員王文寬，第三連沒有一個不五體投地佩服他。白奇山戰鬥中，當他帶頭向敵人衝去

之後，由於地形不利，上級命令他們撤回來。這時大批敵人向他們猛撲，情況十分緊張，有些人匍匐了，於是他挺身而出，向大家宣佈：「要有次序的轉移，我是共產黨員，我在後邊掩護，大家只要沉着，受損失我負責。」這次的轉移沒有任何人受傷。不久前打霍村，他的胳膊被打斷，骨頭露在外面，在這樣情況下，當他看到另外一個彩號在喊叫時，他很和氣的對他說：「忍耐點吧，同志，替老百姓辦事，就是要流血的呀！」說着，把他手巾放在嘴裏咬着，頭上直冒汗，一聲不響，直到醫生給他把繃帶捆好。

該連被解放的新戰士葛靈吾說：「在汲縣戰鬥中，敵人一個營，在榴彈砲掩護下，向我們一個連進攻，並且一步步向團指揮所逼近。當時我看不行了，憑我在將軍裡的作戰經驗，我們這個連非垮台不可。可是誰也沒有想到，俺董指導員把駁壳槍一舉，大聲說：『爲人民立功的時候到了，保衛解放區、保衛毛主席，快！共產黨員快跟我往前衝。』說着，有十幾個同志端起刺刀，跳出戰壕，跟着指導員飛跑上去，我也跟着上去了，終於打退了敵人。我相信共產黨員的隊伍是永遠不會打敗仗的。」我問他，你當時是怎麼想的，他說：「我沒有怎麼想，我只覺得敵人的子彈是不認人的，共產黨員也是爲着全國老百姓，人家都不怕，我爲啥不跟上去呢？」

從這裡我看到共產黨員在火線上猶如雄偉的巨鷹，在槍林彈雨中翱翔；誰跟着他，誰就永遠勝利，因爲只有他才是真正爲人民。

## 記蘇中靖江獨立團

林子東

在最艱苦的反「清剿」地區，在梅花礮堡、珠網公路中穿插苦鬥着的靖江子弟兵團，以英勇機敏的戰績，敵譽稱。

一月十九日，整四師一零二旅三零六團三營九連及旅直屬隊出擾四墩一帶撲空，正在江邊沙灘休息時，獨立團忽然像一陣旋風似的從東西北三面湧來。蔣軍來不及拿武器，四處亂竄，有的涉水逃命，一門可憐的小砲只打了一響就同輕重機槍十挺、長短槍一五二支全部交到該團手中。一個連另一個排的蔣軍主力除死傷外，連長以下一五零餘全部被俘。十二月底某日該團於離昆廬市三里的某莊宿營，翌日晨四十餘蔣記「自衛隊」從昆廬市出發搶劫，人民逃來報，該團人民照常工作，不露一點聲色，待蔣僞走至門口，忽聽得「忽喇喇」一陣風，每戶大門開處湧出無數戰士，刺刀在太陽下閃閃發光，蔣軍「自衛隊」嚇得「呀呀」亂叫。戰鬥只七分鐘，即將其連人帶槍全部殲俘。三月十四日蔣軍兩個連，包圍八字橋，企圖殲滅該團，正當其縮小包圍圈，以猛烈砲火進攻時，其後方忽然紊亂起來，原來該團的另一部，已機敏的抄到敵人後面打起來，反把蔣軍陷入重圍，兩個連的蔣軍主力被乾脆消滅。

蔣軍畏透了這支軍隊，提出「我靖江獨立團「決戰」」。咆哮着：「三月底以前，一定要消滅靖江獨立團」。但現在該團仍活躍在長江之濱。

總計自衛戰開始迄今，該團共作戰三百餘次，斃傷蔣僞八百餘人，繳獲美造火箭砲一門、八二砲二門，輕重機槍四十六挺、步槍三百九十一支，這些繳獲使他們「美械化」起來。五個月前，全團最精良的一挺重機槍，現在已是全團最驚脾的了。

該團不勝不敗的原因之一，是有廣大人民擁護。靖江人民以愛子弟兵的感情愛護他們。正月初蔣一零二旅四個營奔襲該團時，路上人民自動組織了三人一組的情報組。一個送信，兩人監視蔣軍，輪流交替，使蔣軍奔波終日一無所獲。當該團深夜進入蔣據點附近時，人民恐蔣軍發覺進行屠殺，不敢開門，卻偷偷把燒熟的山芋、胡蘿蔔放在門口給戰士吃。

一次該團到某邊沿鄉活動，未帶被子，人民紛紛讓出被子請他們一定住一天，當糧食發生困難時，人民自動要戰士到家中去吃，戰士們深深感動，聯合打了一個報告說「生死要同靖江人民在一起。一久經作戰的該團首長們亦為之淚下。

由於該團的戰績卓著，華東野戰軍陳毅、粟裕將軍，特予嘉獎，蘇中各子弟兵團也以積極行動向該團學習。



## 戰鬥在同蒲前線的民兵

田雨

我踏上雁門，在同蒲路五百里的漫途中，我看到了數百村莊的人民憤起討伐閻偽軍的英勇鬥爭。從雁門關到石嶺關，橫繞桑乾河，穿汾河和牧馬河，整整是晉北十縣，這裏的人民爲着擺脫閻錫山的暴政，爲着保衛光明的土地，幾萬農民，放下了犁鋤，暫時離開他們心愛的耕牛和家園，拿起打擊日寇曾用過八年的武器，捲入報復自衛的鬥爭烽火。

七月初，閻偽軍進犯解放區和平鄉村的兇焰，更加瘋狂了，閻偽妄圖使用同蒲路這條毒蛇，把內戰砲火所帶來的災難，降臨給解放區的人民。同蒲北綫有兩萬多個農民首先激憤挺起，爲回擊閻軍的攻擊，展開北段全綫的破交戰，從七月初開始，十日左右，五百里鐵路全部被破壞了，橋梁用火燒、爆炸切斷了，電線桿倒了，鐵軌道翻了，枕木搬走了，閻偽軍進犯的腿被截斷，帶槍的農民就此開始了討僞復仇的鬥爭。

交通雖然被農民切斷，但蔣僞修築在解放區土地上的砲台依然存在，僞軍仍依靠滑鏢塗每天出動人民。從小就跟着父親，奶青，鋤草、攪羊，在勞動中長大的民兵馬三仲、王保才，已有八年的戰爭教養，當閻僞軍的刺刀又逼到鄉親們的頭上來時，他們率領起家鄉的伙伴，又重新收拾起抗日的地雷、槍矛，黑夜裏把崞縣孫家莊的堡壘包圍了，堡壘的牆上給貼上了標語，那是深夜，寫三仲立在距砲台二十米突的地方高聲喊着：

「放下槍吧，解放區不是你鬥打內戰的地方！」

但是駐在砲台上的「省防軍」，「復仇隊」依舊是爲非作惡？馬三仲和他的伙伴們再忍受不下，號召四鄉更多的民兵起來打「黑腿」（即羣衆對閻牌僞軍的稱呼），這一來，孫家莊砲台周圍二十多村的民兵，都參加了馬三仲率領的圍困孫家莊堡壘的鬥爭，他們七八百人，編成幾十個游擊小組，在孫家莊近圍築好工事，在砲台底下重重埋下地雷，青紗帳中，到處散滿了帶槍的農民，砲台上的敵人，一二次的下來追擊他們，不是觸了地雷，就是被高糧地裡射出的槍彈打死，日以繼夜的圍困，使敵人搶不到糧食吃，喝不到水。夜間的槍聲嚇得他們不能睡覺，整整在八天之後，孫家莊的閻僞，終於被人民從自己的土地上趕出去。

在一個時間，崞縣五區民兵，打退了城圍僞八次的進犯和搶糧，並打進了大營村閻僞據點，攻佔了堡壘，把閻僞軍直追了十幾里，在追擊中並活捉五人，繳槍五支。繁、代、忻各縣民兵的圍困，野地埋伏，阻擊閻僞軍搶糧，打擊各村「常備兵」的各種鬥爭，也都卓著功績。

七月中旬，晉北軍民討伐閻僞的自衛戰爭開始了，記者親眼看見了英勇的繁特民兵。那正是連日多雨的日子，我們的隊伍接到了幾百份請兵書，還沒有出發到繁峙城下，繁峙六千個民兵結成的攻城隊，早已在距城十里的村莊等待了好幾天，他們在泥濘中冒着大風雨，遠至九十里以外趕來，隊伍到時，農民自動做起的三百付担架，八九十架爬城雲梯，早已齊備。攻城開始了，當戰士們用重火力壓倒敵人砲火時，民兵即敏捷的跳過壕溝，搭起雲梯，有幾百青年農民，與戰士們同時衝上了城牆，民兵和戰士在城牆上展開了繳槍、攻陷堡壘、肅清敵人的競賽，民兵不光繳到三十多支步槍，還繳到了三挺機槍。

解放輝城的戰鬥中，除了担架救護之外，有七百多民兵直接的參戰了。我們的部隊不允許民兵担負攻城任務。但是，前面戰士們爬上城，他們却倔強地抗上子彈箱子，緊跟上了，北城牆的雲梯上第一個戰士才登城，馬三仲、劉文全、王保才三個民兵也跟踵爬上了，戰鬥結束，看見馬三仲一個人就繳了八支步槍，三把手槍。

解放輝城之夜，有六個渾沁河西岸的民兵，帶着地雷和十幾顆手榴彈，自動的跑來担任了去陶原平的警戒。雨，傾盆的下着，淋透了遍身的衣服，他們始終沉着的爬在路旁的草地上，監視敵人的增援或是潰退。拂曉前城裡的一百多個偽軍逃來了，六個人的手榴彈飛過去，偽軍嚇得亂跑亂叫，他們衝上去就從敵人手中奪下十七支步槍和一門輕砲。敵人在平原上四散了，六個民兵把槍整齊好，繼續分三路進擊。北面的一路，偽軍剛剛淌過涉沁河，對岸木長村高岸上被一個持紅纓槍的漢子喝住跑下岸來，又是六支槍被下了，當最後兩路逃竄的四個民兵匯合時，笑着帶來了八個俘虜，一個女警察，和一個偽區長。

輝城解放了，有八個偽軍越過大狼溝，向背口逃去，村邊的三個放哨兒童，遠遠的看見他們扛着三支大槍，一挺機槍走來，兒童們喜歡槍，忘記恐懼，他們一直退下來。

「幹甚的？」

「晉綏軍。」

「把槍放下！」

早已嚇昏了的偽軍，在三支紅纓槍的威脅下，被兒童們押送到了村公所。

## 三十萬堤工的戰鬥

杜林

十六日中午，我到了壽張孫口險工新修的河堤上，黃河濁浪滔滔，新修的河堤被驚濤駭浪，不斷倒塌，轟擊驚人。農民們冒着如火的太陽，沒命的搶修堤壩。石塊落地全堤爲之震動。碼頭上雙全，是個六十多歲的老頭子，鬚鬚斑白，衣服上掛着銀質「毛澤東獎章」，他以河民固有的英雄氣概，拚命打氣，大家齊聲喝彩。「奪紅旗呀！」不知道誰這樣喊了一聲，登時萬口響應，一齊回顧在堤上隨風飄擺的紅旗，上面繡着「功高大禹」、「黃河屏藩」、「興工英雄」……土工們揮動鐵鍬，競賽掘土。照一般的習慣，每人每天只能掘兩個土方，但是窮身農民們，自動增到了四個土方，有的還達到四方半。運石車絡繹向堤上湧來，上面載着石頭、石礮、石磨。工料實在太缺乏了，農民們爲了戰勝蔣介石製造的黃災，不惜貢獻出自己的一切。

突然，對面蔣偽軍的迫擊砲向險工轟擊起來，砲彈接二連三的在人羣附近爆炸，激起泥水，落了堤工們一身。砲聲未停止，機關槍緊接着瘋狂掃射。堤工們對這種事情已經司空見慣，依然沉着的工作着。六十二歲的頭葛復與蹲在堤上，指着對岸的蔣偽軍罵道：「蔣介石小舅子，你敢到這邊來，老子活了六十多年還拚的過你……」其他工們，把提的更高，揮得更重了。大家吶喊着：「齊心合力呀，嘿，轉死你個蔣介石呀，嘿！……呀！」

我正驚嘆堤工們的沉着鎮定，討厭的美透蔣介石飛機又來了，摩托聲由遠而近，播音筒立時傳出「隱蔽」的號令。堤工們迅速躲入預先挖好的防空洞。我躲的防空洞內，有個民主政府的幹部，我問他像這個樣子堤工怎麼能進行呢？他掏出一個小本子，一字一句的說：「這個麼，據我們修防處統計，蔣介石的飛機從五月十二到六月十二，在第四修防段就襲擾了十二次，還丟了一百磅重的炸彈。蔣偽軍騷擾六十四次，打死三個堤工，抓去二百多人。」他說：「不管怎麼破壞，堤總是要修。蔣介石破壞一回，老百姓就多給他記上一筆賬。」

飛機打了一陣機槍，毫無所獲的跑了，人們又開始了緊張的勞動。一個穿黃色粗布軍服的人走上河堤，農民們立刻歡呼鼓掌：「咱們的縣長來了，歡迎，歡迎！」陳縣長找到一輛小車，和大家一樣的推上。他和他的通訊員展開競賽，不久汗水就濕透了兩個人的衣服。

是吃飯的時候了，但是絲毫沒有歇工的跡象。堤工們起的是很早的，中午還常常拒絕休息，他們深知大汛為期已近，無論如何要把工程趕快修好。

一個老太婆推着一小車土上了河堤，高聲喊着：「鄉親們，飯都涼了，歇工吧！」幾個人湊到她旁邊半開玩笑的問：「村長你是管領導做飯的，推着車子幹什麼？」「我麼？」她說：「叫你們來吃飯，順手捎了一車土。」

我對這位老村長感到很大的興趣好奇而問她：「娘兒們也來修堤嗎？」「同志」她說：「修堤的男人們出來三十萬，家裏的事情，她不能荒了，我們女人家，來了一些，給漢們做飯，大部份都留在家裏鋤苗、查田……。」

## 陳毅將軍面斥郝鵬舉

張劍

「背叛人民的郝逆鵬舉於二月十三日被押解至臨沂附近某村，要求謁見新四軍軍長陳毅將軍。陳軍長仍以寬大態度賜予接談。記者在旁參加，茲將談話經過記錄如下：

郝鵬舉見着陳軍長即說：「萬分對不起人民，對不起軍長，今天能見軍長一面，雖死無憾，不知軍長能原諒我嗎？」

陳軍長答：「請坐下慢慢談。」郝此時手足無所措，感愧交集，根髮零落而出。

陳軍長問：「你到過徐州，見着陳誠嗎？」

郝：「到過徐州，見着陳誠，只談了兩小時。」

陳：「你見着蔣介石嗎？」

郝：「沒有。」

陳：「你與陳誠談甚麼？」

郝：「談戰局；薛岳亦在座。」

陳：「陳、薛（按即指陳誠、薛岳）對戰局的意見怎樣？」

郝：「陳誠說，山東會戰是國軍成敗關鍵，要我率部參加。」

陳：「他們有信心嗎？」

鄒：「我看他們信心是不夠的；因為他們採取穩打穩進的辦法，各路部隊均怕側翼擊寬和後路被切斷，且半年來失敗很多，故均無信心。而且鄒知道即使進了臨沂，仍不能解決問題。」

陳：「難道要你出任魯南綏靖司令你反有信心？」

鄒長聲嘆氣：「唉！陳誠向我說，四十二集團軍番號僅係一個號召，因為國軍戰區及集團軍番號均已取消，要我以後只用魯南綏靖分區司令的名義指揮，我便知道上了當，不過是要我以一個孤弱部隊死在魯南。我要求後調整訓，他們不答應，我不便多提。」

陳：「陳、薛對你們部隊的補充如何？」

鄒又長聲嘆氣回答：「我二十九當天（按一月二十九日係鄒飯變後第三天）由徐州經海州返部後，一、部隊不准進駐海州城；二、立即奉命接防白塔埠，並担任「進剿」任務；三、部隊未領到經費，僅由段茂霖（按係蔣五十七師師長現率領四旅駐海州地區）暫借一部份，又不够用，且取款手續多，領不到款，改領軍米，又論包不論斤，實際每包一百三四十斤，但仍照二百斤算。所以部隊吃不飽。抽煙、穿鞋更談不到。想到一年來在解放區衣食毫無顧慮，樣樣滿足，領款手續簡便，且待遇較八路軍、新四軍部隊為更好，比之國民黨待我真有天淵之別。所以部隊將士均不滿意我投蔣行為。到二月六日晚發生情況時（按即人民解放軍討伐鄒逆時），部隊便迅速放下武器。請蔣亮所說攻心為上的戰略，我這一回算是親身領受。」

陳：「那麼為甚麼你要投蔣呢？」

鄒悔恨嘆氣：「由於我立場不穩，上了蔣介石的政治誘惑呀！」

陳：「你說是被騙投蔣，為何又槍殺我派去的幾名聯絡人員，為甚麼不完全送回？」

耀：「這完全是我受部下少數壞份子的劫持，企圖以此向蔣、陳報功，這是我的罪過，我不能約東部下。當投蔣前後數日內，我受良心責備、十分痛苦，真如古人所說到了「魂不守舍」的地步。總之，一切由我負責。政治上已到了無法挽救的地步，軍長給我任何處分，我都接受。」

陳軍長態度很溫和：「你說完了你的意見，我在這裏可以告訴你數點，第一、去年六月以前，我們是想以民主自覺的原則，說服你們接受八路軍、新四軍建軍經驗，把你們這一支舊式部隊，改造成爲一支真正能爲人民服務的武裝。無奈百般說服勸導，你們總不能接受。到了去年六月以後，蔣介石大舉進攻解放區，逆謀已露，自衛戰已不能避免，我知道你們部隊改造已無希望。中共中央來電，要我們對你們的部隊採取一致的寬大政策，即不用武力強迫改造，我爲了忠實執行中共中央對起義部隊「來則歡迎，去則歡送」的民主自願的政策，故把你們部隊由解放區中心區調到東海邊境。這你很明白，是讓你們自己選擇自己的前途，假如要用武力解決你們或者要保留你們是毫不困難的。讓你們開到邊境，且於開到邊境之後，各種待遇不變，無非希望你們覺悟向服務人民方面轉變。這個意思很清楚，很明白，而且非常大度優容，公正無私。到今天我看你們部隊任何人，不能會說這一點。」

鄒頻頻點頭說：「無論是解放區黨政軍民，無論是中共中央，陳軍長個人，一貫對我們是愛護的，這是事實。」

陳：「那麼爲甚麼你投蔣後說「中共監視你們很嚴」，又說「我方無控制能力」，放你們安全投蔣，這是甚麼意思？」

鄒：「那是中央社廣播的造謠」。

陳：「到了去年九月兩淮失守前後，蔣、薛與你們的勾結，我屢有所聞，且知道得很清楚。我又



派人，又寫信，又用電報，屢次勸告你們不要喪失人格背叛人民，我對於你們更是萬分優容不咎既往。到了今年一月中，你們擅自將部隊南調開至海州城下，我知道你們與蔣、薛的密謀又起。我又立即勸告你們應站在人民方面有出路，投蔣不過替蔣介石增加一個獨裁的殉葬品。你們仍毫不覺悟，我知道已無希望；但仍然申言，只要你們不公開投蔣，我絕不以一兵一卒相加。不意你們最後竟尋死路，公開背叛人民，公開投降人民公敵蔣介石。這於解放區並無什麼損失，故我們並不重視你投蔣的事。但是即使到這個時候，我仍然在最後一分鐘下了一道警告給你，要你們部隊迅速離開內戰戰場，不要向解放區進攻；但你們硬不聽話。敢於在二月初即參加前線進攻，我這時才派部隊迎擊一晝夜即捉你過來。我在這裡明白告訴你，對於你們拖走部隊是料定了的。對於拖走後如敢反噬定可迅速緝拿歸案懲辦，也是早料定了的。但我又可以告訴你，對於你們拖走部隊時，竟捕殺我派去的聯絡人員，則出乎我之意料。因為我不料人之無良心竟到了這種地步。」

郝俯首點頭，頓足嘆息作答：「對於臨走捕殺軍長派來之聯絡人員一事，完全是禽獸行爲。本人不知道，是部下幹的。我不能控制部下，罪該萬死。」

陳：「從你叛變到被俘前後，僅十一日，這證明了韓民主事業的，需要有爲人民服務的自我犧牲的革命精神，凡投機取巧必致身敗名裂，最後難逃人民的懲罰。你就是一个投機取巧的示範，這是第一。又證明了一支舊式的軍閥部隊，不經過徹底改造，絕不能担負偉大的民主鬥爭任務，這是第二。又從事實上證明，從美帝國主義到蔣介石、到陳誠、薛岳等人慘敗之餘，轉而求之於你那鵝學去參加，你們之間的關係太醜惡了。因而力量是更腐朽了，故不堪一擊。又證明了中國人民的力量基於正義和愛國自衛，故名正言順，力量偉大，一出手你們就紛紛落馬這是第三。以上這些教訓，對於任何

人都有用處，恐怕對美蔣及你作用最大。

「目前你既然到了此地，一切應由人民處理。還能够保全能够寬恕的地方，人民定可准予考慮；不過你作的事太壞，太對不起人民，太違反人情，再次背叛國家民族，罪惡實在太大，要看人民是否能寬恕你。我立刻派人送你到後方去，聽候發落好了。」陳軍長談話至此，即令退去，鄉俯首辭出。連呼：「一切由我負責，我太對不起人民，對不起中共，對不起軍長……。」

# 漫畫孫殿英

李普

孫殿英今年六十多歲了。小時候家貧，因賭博輸了錢，投到大軍閥張宗昌部下當馬快，以巴結賄賂，弄到迫擊砲連長，接着拉出那一連人來當土匪，以後由匪而官、由總司令而大漢奸，幾十年來縱橫華北，真是婦孺皆知。

稍稍研究孫殿英的一生，我便發現這是現代中國社會的大怪物之一，代表着現代中國社會中沒落勢力。他身上流着半封建社會的罪惡的血，又帶着濃烈的半殖民地的臭味。

河南有許多會門組織，有一個叫做「廟道」，孫殿英便是這個「廟道」的首領。他有一把龍泉劍，這次也給解放軍得到了，劍身上長滿了鐵鏽，記者看來看去，實在看不出什麼奇特之處，可是孫殿英對這許多神話。據他的部隊傳說，有一回孫殿英做了一個夢，一個神仙賜給了他這個寶劍，後來照神仙的旨意，從去裏挖掘出來。到了解放軍之後，孫殿英大概知道這種神話吃不開了，祇說這是他祖上遺傳下的。記者和他的幾個下級幹部談話，聽了一大堆可笑的故事，他們說這把寶劍護衛着孫殿英，使他逢兇化吉，轉危為安，而當這把寶劍自己發出聲音或者擺動起來，那就是孫殿英身邊出現了不利於他的人，那就是孫殿英要殺人了。

鐵櫃物中還有兩件東西值得提一下，一件是一塊長約三丈寬約一尺的白布，上面橫寫的四個大字是「告徒紅吉」，大概是新收徒弟時用的，這四個字底下直寫着四句咒語是：「蓋普天下一字金，中師選我紅祖人，玉古面前領經卷，同我老母担小人。」底下接着是十來條既像經文又像咒語的東西，文句離奇古怪，似通非通，記者不僅不懂得是什麼意思，而且簡直不知道應該怎樣斷句，怎樣讀法。另一件是所謂「中國保守黨成立宣言」的草稿，想不到孫殿英還有這一手，真是大出我意料之外。文中首先說了大套中國古有的精神與道德，然後提出八條主張，第一條是「剿除共匪」，更無恥的另一條是所謂「擁護政府」，有了這一條，別的六條就無須多說了，這個大流氓的投機手段真是高明得很，蔣介石是一定會歡迎這種所謂「政黨」的吧。

鐵櫃物件中還有他一些投敵的文字証據，和大規模內戰以來進攻解放軍有「功」蔣介石給他的嘉獎令，本來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無待於証明的了。也許孫殿英自己也知道有許許多多老百姓認識他，因此在被俘的時候，沒有遵照蔣介石的命令化裝為一個士兵，仍穿着他的草綠呢軍衣，骨瘦如柴，臉色蒼白，原來是一個很久沒有見過陽光的大煙鬼。他的美式大蓋帽是紫紅色的，和別人的不同，不知道這是不是蔣軍美化以後部隊長的特殊標幟，可是他的臉色襯托得更加怕人而已。

我看見他的時候，他正患着感冒縮在炕上呻吟，感悼悻然發了蔣介石兩句牢騷，埋怨蔣介石沒有積極救援他，然後就躺在炕上大聲啼叫起來。

看着這種可笑的樣子，我腦子裡忽然湧現出一幅漫畫來。這個鴉片煙鬼頭上戴着奇怪的美式帽，手裡拿着可笑的龍泉劍，再以那種「告走紅吉」和「保守黨宣言」做背景，點綴着閻村寧次和蔣介石的委任狀及嘉獎令，那末，半封建的特點也有了，半殖民地特點也有了，做爲這個社會沒落勢力的一



山西戰事  
訪問內戰先鋒宋瑞珂

王匡

二日記者於前移某地，會見在羊山集戰鬥中，被俘蔣軍六六師師長宋瑞珂，我與這個「中原停戰協定」的簽字人，同時又是首先撕毀該協定，而忠實地充蔣介石圍攻中原的主角，已是第二次見面了，第一次就是去年四月間在漢口商談中原停戰問題的會議上，那時他穿着簇新的美國嗶嘰軍服，金黃色的肩章，閃爍着眩目光彩，裝出十分威武的架子，可是眼前這位將軍却在床上盤腿撫膝而坐，面色蒼黃憔悴，再無過去那種傲慢與驕橫的神態了。「真想不到在這裡又會面了！」我對他打了個招呼。

他談起這次戰役，很有順序的敘述着各個微小戰鬥的經過，他說：「你們（指解放軍）包圍的太緊了，簡直是無路可走，砲火的猛烈，使我們抬不起頭來，我住的房子裡也落了好些砲彈，只差這麼一點——他伸開兩手比了一比——就一切都完了。」看他說話時的緊張神色，不難想像這位將軍內心至今猶有餘悸。

停了一下，他又說：「如果不是抱着『固守待援』的心理，早就可不打了，可是援兵呢？不過是一紙空文。」他隨之就指責起王敬久的指揮無能來，接着談到六六師的命運，他說：「我們原駐平漢南段信陽廣水一帶，去年整編後，六月底到了路西追剿中原解放軍，今年三月間調到鄭州，四月間豫北一役險些被你們解放軍殲滅，想不到未及三個月，這次羊山集之役我們就被殲滅了。」我給他計算了一下，這期間恰恰是一年零二個月，他忽然感慨的說：「是的，一年多了，這一年來變化真大，如果

雙方不打起來呢！說不定……」他恍然若失的停住了。「但是中原戰役就是你開了第一槍，我不能不提醒他，而且經我給他指出六六師去年開始違約攻擊與捕殺中原解放軍的罪惡事實。」這已經是過去的事了，我們在花園廣水之間先打響了……，回憶起來，這自然是……！他無力的低下頭，兩腳垂下去，輕輕敲着床沿，再不願說下去了。

## 記羊山集戰鬥

劉伯承將軍作

狼山戰捷復羊山，

炮火雷鳴煙霧間，

千萬居民齊拍手，

欣看子弟奮城關。

附記：

「狼山為殲滅敵三十二師和七十師之處，羊山為殲滅六十六師

之處，兩山都在鉅野、嘉祥、金鄉之間一系列的小山，如狼如羊，由北向南行進，為秦山西部之餘脈。這一塊解放區，因其靠近徐州津浦路，自去年降日師長方先覺進攻鎮壓以來，民衆被慘殺者甚多，甚至老頭子已剃頭者恢復蓄辮子，女孩子已放腳者恢復纏足，民衆從其反抗憤怒之中，強化了自己的游擊戰，這次參戰又極為踴躍出力。」

## 段霖茂等就擒記

華東

沙土集將軍整五七師全部土崩瓦解了，中將師長段霖茂在解放军猛烈砲火下，慌忙地突圍逃命，但他剛逃到東南郊黃豆地裡，就被解放军生擒了。解放军在戰鬥中繳獲段霖茂九月八日的命令，他會嚴令該師所有担任沙土集守備之各級將軍官兵，固守待援，而且要與陣地共存亡，他並宣佈本師長與全體袍澤具存亡與共之決心。然而他本人首先沒有執行自己的命令，作了解放軍的俘虜。

段霖茂到達解放军前方指揮部時，還是勤務兵打扮，他曾經改名換姓，化裝做他的勤務兵黃家奎，穿着半舊的美式軍便服，滿嘴二三分長的黑鬍子，沒有帽子，頭髮鬚曲着，他往日的威風已經喪盡了。他頹喪地說：「我們的軍隊（指將軍）已經腐敗老朽了，我自己已經變成行屍走肉了。」他埋怨第五軍說：「我們受第五軍指揮，配合他們作戰，相隔只三四十里，但我們挨了一天兩夜打，五軍也不增援。」他解釋此次失敗的原因說：「我們部隊（指將軍）新成份多，不會打運動戰，連續行軍一個多月，拖得精疲力盡，逃亡減員很嚴重，而且缺少糧彈，我們從曹縣北上時，後方交通綫就被貴軍切斷了，官兵早無鬥志，怎麼經得起貴軍一打。」他向解放军某科長央求：「我們的眷屬都還在徐州，請你們積德，代轉一封信吧，最好把我的軍需釋放回去，不然我的會計在徐州將會捲款潛逃的。」據該部俘虜談：段霖茂有兩個日本老婆，一百億元的家產。



段震茂神色不安語無倫次，他惶恐地向解放軍發問：「老百姓是否會罵我是蔣介石的忠實走狗呢？」

## (11)

沙土集打開了，解放軍某部副排長李坤帶着一班人分組搜索殘敵，在一家後院裡發現一個巷口堵着高粱稈和雜草的狹小的小巷，李坤迅速地點起一把火，拉開高粱稈和雜草，火光就照見了巷裡的幾個人影，李坤立即大喊一聲：「出來，出來！不出來老子一手榴彈打死你！」人影跳動了一下連忙回答：「我們出來，我們出來。」四個人走出巷口，前面一個顫聲地說：「我們祇有一根手槍。」

突然手電筒光向李坤臉上照過來，說話的人驚喜地問：「你是不是姓李」。李坤不答，劈手奪過手電筒和手槍，隨即向對方照去，見最前面站的一個四五十歲的將軍軍官，一對圓鼓鼓的眼睛，李坤辨認出來了，「你不是姓王嗎？」李問他。原來這就是六十旅少將王旅長王理直。一九四五年夏王理直是蔣軍江南突擊總隊副司令官，李坤是他的傳令兵，「老豐之戰」李坤被新四軍解放，並參加了新四軍，那一次王理直僥倖脫身，但現在却在黃河南岸作了自己傳令兵的俘虜了。

「老李！」王理直隨手握住李坤的手不放，「老李你不要講我的過去，就說我是個文書，老李你想辦法把我送走吧。」王理直怯懦地懇求。李坤的回答是：「不要害怕，我送你到連部去，我們對待一律優待。」

王理直繼續央求說：「脚上負了傷，家裡還有孩子老婆呀。」李坤不理他。王理直又拿出一大把蔣幣，他後邊的三個人也接着掏出厚厚的蔣幣，「你拿去零花吧，老李！」王央求。「你侮辱我！」

李坤綏厲斥責：「我們解放軍裡不興這個。」

王理直絕望了，低下頭來，刷服地聽從李坤的命令。

(三)

大隊俘虜絡繹不絕從沙土集下來，一個個獲解放的段霖茂司令部小伙房的伙伕指着俘虜羣向解放軍說：「那個穿士兵雨衣，個子不高，臉黑黑的就是一一七旅羅旅長，那個就是政治部李主任……」。收容俘虜的解放軍當面動員他們自動坦白，但他們仍舊猶豫不承認，企圖蒙混過去，這位伙伕便生氣衝衝地跑到羅覺元面前喝斥道：「今天你裝蒜種，你以前槍斃我兄弟的那股兇勁那裡去了，你看你弄得這個熊樣。」羅覺元低着頭，從俘虜羣中走出來，李梯青等也鬱根然地站出來，供認自己的職別和姓名。

羅覺元是第一次來解放區了，第二次是去年三月間，他乘的飛機被迫降落在淮北解放區大許莊附近，為解放軍所俘，旋即被護送出境。他回憶說：「當時承蒙貴軍趙司令的優待，現在很覺慚愧。」

(四)

一一七旅上校副旅長張毓彬禿頂大頭，滿臉短髭，「我是武漢學兵團畢業的」，他說：「他們（指蔣家匪幫）檢定我相當於軍校六期，要面子的時候我就說軍校六期」，但他又接着說：「現在軍校畢業的也乾乾淨淨了，要是中美訓練班畢業的才硬呢。」他引用別人的話說：「共產黨不但會指揮自己的隊伍作戰而且會指揮國軍（指蔣軍）的行動。」他舉例說：「解放軍把我們引到膠濟路，又突然轉

兩面西，我們不得不拿一部份隊伍跟你們（指解放軍）向西跑。結果主動權完全掌握在貴軍手裡。」他喪氣地搖了搖頭說：「我們在曹縣不敢出門一步，老百姓都逃光了，我們眼睛耳朵，這樣的軍隊，怎麼不打敗仗？」

## 魯中吟

陝毅將軍作

華東人民解放軍司令員陳毅將軍，指揮華東人民愛國自衛戰爭，戎馬倥傯之際，近作魯中吟四首，如下：

一、臨沂蒙陰道中（如夢令）。

臨沂、蒙陰、新泰，路轉峯迴石怪，一片好風景，七十二崗堪愛。堪愛，堪愛，蔣軍進攻必敗！

二、萊蕪大捷

淄博萊蕪戰血紅，我軍又獵泰山東，百千萬眾捉狼虎，七十二崗誌偉功。魯中雲霧漫旌旗，渤海波瀾唱大風，堪笑豪帥面縛日，叩頭請罪罵蔣兇。

三、攻克泰安

奪回泰安戰局好，敵人突圍恨不早，兩京蔣美更焦急，重點進攻又敗了。

四、孟良崗戰鬥

我軍孟良崗上鬼神號，七十四師無地逃，信號點點星燦爛，照明處處火如潮。短兵肉搏爭山頂，砲擊血飄濕戰袍，蔣賊主力今殲滅，我軍個個是英豪。我軍個個是英豪，反動王牌亦難逃，蔣賊專橫嗟命薄，美帝侵略徒空勞。華東戰場今轉振，沂蒙山區更固牢，更喜急雨摧麥熟，勝利日近樂陶陶。

# 活捉廖昂

午人

十一日拂曉，解放軍勇士們衝入清澗城，直撲七十六師師部和二十四旅旅部，大家都興奮而細心的尋找「胖子」和「麻子」，互勉「活捉廖昂得第一功」。

還在兩天前廖昂就搞好自以為「保險」的烏龜殼，蜷縮到城東北老關廟的大碉堡裏。但砲火終於愈來愈近，老關廟的匪徒們已成了甕中之蠶，當解放軍某排衝到碉堡跟前時，警衛指揮所的蔣家嘍囉們早已各賞各的作鳥獸散了。副指導員趙清發現有幾個蓄髮的軍官慌忙地鑽進密洞就大喝一聲「不許動！」並率領戰士們直衝過去，密洞裏八名蔣匪軍官鑽在桌底下，躲在門背後，蹲在牆角落……一個個面如土色，渾身哆嗦，醜態百出，但卻沒有忘記一齊高舉雙手。戰士樊四命令：「投降不殺，都站起來！」而那個胖傢伙，却還楞在灶爐和箱架的夾縫中，麻木不動，當他被拉到門口時，趙指導員一看便說：「這就是廖昂」。但這個一天前還是威風凜凜的「將軍」，早已嚇得魂不附體，叫他往外走，他却裝得有聲沒氣的說：「我三天沒吃飯了。」另一個從桌子底下爬出來的大麻臉，一看就知道他是二十四旅旅長，他在慌亂中失落的鉛筆替他報了名，筆桿上刻着「張新」的字樣。

據被俘的該師副參謀長溫思程說：雙十節下午，當解放軍已掃清外圍據點，迫近城垣時，師部還

向部下說：「延安有電報，援兵只離城三里。事實上，連廖昂也受了胡宗南的欺騙，滿以為義耳欲聳納砲聲於援兵的排砲，連忙派一個參謀去聯絡，結果是被彈片打得頭破血流，逃了回來。另一個當報說：「援兵」已從西北接近城垣，又馬上派號兵到城牆上去吹號聯絡，號兵死吹，嘴也吹腫了。援兵」却一個沒見。全軍動搖了，不論官兵都想着一個共同的問題：「放下武器？還是完全毀滅？」當解放軍某將軍由城外送來友誼的信，勸廖昂放下武器，以免無謂犧牲時，師參謀長劉學超和二十四旅旅長張新等都守着看信，追問「怎麼辦」？可是廖昂早已沒了主意，喃喃地自言自語：「援兵真的到了又怎麼辦」？等到解放軍總攻開始，發報機被砲彈打毀，指揮所震撼了。這時廖昂才從夢中清醒過來，趕緊找參謀長和旅長詢問，「城外來使走了沒有」？回答是「早走了」。廖昂立即面色蒼白，一聲不響了。

吉興

八

# 賀龍將軍賜見廖昂

陝北

西北聯防軍司令員賀龍將軍，二十日賜見清澗戰鬥放下武器的蔣軍七十六師中將師長廖昂，會面時，廖垂手鞠躬，備促不安。賀將軍熱烈與之握手。談到這次作戰失敗的原因，廖嘆息：「是由於戰略錯誤，長官（指胡宗南）指揮無能，孤軍深入，下了一着死棋，擺開了挨打架式。」並謂：「十年來我們（指蔣方）的軍隊沒有一點長進，反而一天天腐化墮落，這次守清澗，我一個師長連一個營指揮不動。」賀將軍當即指出：「那不是單純戰略錯誤，戰爭是政治的繼續，蔣介石反人民政略根本錯誤，戰略怎麼會正確，士兵都是抓來綁來的，誰願意爲四大家族打仗賣命。再說，你們當主官的不過是蔣介石的奴隸，在胡宗南操縱下，沒有職權以內的權限和自由。」廖俯首望着鞋子，搓動雙手，連稱：「是的，是的。賀司令說的很深刻。」話題轉入解放軍戰略藝術的成果，廖逐漸恢復常態，申述其觀感：「第一，貴軍戰士多了，我們（指蔣軍，下同）訓練的士兵補充了貴軍。第二，貴軍武器好了，我們配備的武器也補了貴軍。第三，貴軍不但善於運動戰，而且更善於攻堅戰，陣地戰。一句話，貴軍是一天天發展壯大了。」賀將軍肯定的說：「山城堡一戰，結束了第一次內戰，（按民二十五年十二月，廖昂率二二三旅追擊北上抗日紅軍，被賀龍將軍全殲於隴東環縣山城堡，廖昂僅以身免，

不久雙十二事變國共停戰。）不久將會有第二次山城堡到來，就要澈底消滅蔣介石，結束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內戰。「盧不勝感慨地說：「想不到在北伐時代轟轟烈烈去革軍閥的命，現在人屁又轟轟烈烈的來革我們（指蔣家匪幫）的命了。」賀將軍義正詞嚴的說：「主要的還是蔣介石背叛了人民，出賣國家主權民族利益，比反動軍閥袁世凱更有過之，蔣介石自己將吞食自己所培植的惡果。到了解放區請放心，生命是得到絕對的安全保障了，到後方去學習一個時期，工作或回家，由你自願。」盧頻頻稱是，鞠躬告退。

## 蔣俘三個師長談話

冀魯豫

記者訪問了新近俘虜的蔣軍中將五十五師的副師長理明亞及七十師正副師長陳頤鼎、羅哲東，從他們的談吐中，發現了一種顯著的變化。過去蔣軍高級俘虜總是把他們失敗歸之於偶然的軍事過失，在軍人不問政治的託詞下，拒絕了解那根本的政治原因。但是現在不同了，理明亞說：「我們現在是毫無士氣，不懂下級官兵，最嚴重的是我們這些將領，守城的早就沒有信心，增援的拖一天算一天。」理明亞從南京受訓回來，他說，最近蔣介石主辦上校以上的軍官訓練，企圖解決兩個問題，除了檢討戰術之外，主要就是士氣問題。理說：「那有什麼辦法？統帥部絕對不承認戰略有錯誤，反而責備將領們不注意戰術，不關心自己的生命榮譽，以致大批將領當了俘虜。對於士氣，蔣只提出共榮共辱四個字，蔣說：我個人已經老了，沒有什麼關係，你們要是不好好幹，最後失敗了，都是共產黨革命的對象。這能解決什麼問題？」理並說：「現在大家都想活動到國防部做事，幾乎成了風氣，大家說，我們這幫人不行了，還是提拔青年幹部們來吧，有人一肚皮怨氣，甚至唯恐不垮台，垮了台倒好，你們大家都一樣！」大笑了一陣之後，他說：「這回我受訓了一趟，一共花了四十多天，其實無論如何，一個月是足足够了，可是大多數人躲來躲去，兩三個月不歸隊，所以我們曹師長（福林）對我說：『明亞，你



還算老實！」理認為士氣低落的原因是：「那邊政治太腐敗了，完全脫離了羣衆，軍隊後面跟着的是八個大字，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前面忙着流汗，後面忙着刮地皮，這樣怎麼會有士氣！」對這問題，七十師的兩個師長似乎更要深刻些，羅哲東滿腔帶着沉思的神情，直截了當的說：「我們那邊的問題，是沒有政治資本，你看北伐的時候，我們有明天的遠景，今天打軍閥，明天革命成功，中間只隔一個短短的黎明時節。抗戰的時候也是這樣。現在呢？今天爲了什麼，明天是個什麼樣子，眼前一片漆黑，那裡有勇氣流血犧牲，怎麼能不打敗仗？」陳頤鼎說：「我們現在就不敢同部隊講話，能講什麼問題呢？」陳是黃埔三期的畢業生，羅是四期，最近都到南京受了訓。他們一再的提到北伐，一再的說到那時民衆的蓬勃與北伐軍士氣的昂揚和那種親切的軍民關係。羅說：「現在是你們成了當時的北伐軍，我們成了當時的北洋軍閥。」最後羅說：「我們要想打敗你們是絕對不可能的了，現在只有希望你們的勝利快點！」

## 兵無鬥志，將帥恐慌

冀魯豫

七月十四日在鉅南六營集放下武器的蔣軍七十師上校參謀處長劉學嵩，頃敘述該師和卅二師覆滅的經過稱：七十師及卅二師被燬原因，只有八個大字「兵無鬥志，將帥恐慌」，這是整個國民黨軍的膏肓之症的描述。他說：「自劉伯承將軍所部於六月卅日渡過黃河之後，我們王兵團（王敬久）的參謀部裡就手忙腳亂，朝令夕改，莫知所措了，弄得我們各級參謀人員，日夜拿着小紅旗，面對着軍用地圖，不知該往那裡插，上下一樣，兩眼漆黑，人人皆知有敵情，但誰也不知解放軍意圖何在。有人說下鄆城、取濶澤，有人說下鄆城、取濟寧，直到四日鄆城被圍吃緊，我師集金鄉後，將帥依然爭論不休，五日奉命轉進嘉祥，但夜達紙房街時，忽又命令轉到濟寧，連夜馬不停蹄，六日趕到濟寧，人困馬乏，九日又奉命進駐嘉祥，確保嘉祥，但十日又奉命除留二七八團外，全部向鉅野前進，待十一日進抵楊官屯（鉅野東十二里）後，忽聞羊山集六十六師被圍，於是全部人馬大吃一驚，解放軍究從何處來，誰也不得而知。王兵團指揮官一面由金鄉急返徐州，一面連忙命令我師集結六營集，與獨山之卅二師靠近，相互壯胆，至此途經形勢變壞，人民解放軍步步圍近，我官兵惶恐萬狀，十三日下午卅二師唐師長率部到六營集後，與陳師長商定當夜向嘉祥突圍，但忽又接王兵團指揮官來電，堅不准動，及十四日晨又電令兩師並進，經獨山解羊山之圍，部隊剛出六營集，想不到在興家樓突然遭解放軍迎頭痛擊，許多官兵莫明其妙，突然中彈，像割斷喉管的大公鷄一樣，亂亂跳，於是只得退駐六營集，這時雖然解

放軍並乘隙進入六營集，但實際上我們已經潰不成軍，人人都已開始計劃自己的道路了，當夜正在無可奈何之際，忽又接顧總司令（顧祝同）命令，決定分六路向紙房街防地突圍，不料解放軍之黑馬騎兵團早已佔領該地。『至此劉上校十分沮喪的形容當晚突圍被殲滅的情景說：『當時天黑，大家爭着往外跑，一出六營不到十公尺，班長就找不到士兵了，人喊馬叫，解放軍的槍聲從四面八方打過來，亂兵羣像瘋人一樣向東跑一陣，一聽槍響，轉身又向西跑一陣，砲車、彈藥、騾、騎馬、牛車全部失掉了管制，那真是亂兵亂將，亂人亂馬，亂車亂砲，亂衝亂撞，亂喊亂叫，彩號病號，甚至撞倒了的好人，都來不及重新站起來，就被人馬活活踏死。』劉說，他親眼看見一七七團二營營長江樹屏負傷臥倒，被師長的馬踏死，而正副師長也簇擁在內，掉了帽子之後身邊剩下一個衛士而被俘。最後劉又無限感慨的說『我們七十師自日寇投降後，即開赴台灣接收，訓練裝備足是一年半，除掉謝懋權旅長早已被俘，而全師人馬用之戰場僅僅不過七月十四日一天內不足二十四小時的時間而已。』

（此處文字模糊，難以辨認，似為旁註或後記）

（此處文字模糊，難以辨認，似為旁註或後記）

# 東滿前線見聞

華山

## 一、一松江之刻」

從老爺嶺逃竄的時候，一二團團長張潔之自比爲烏江自殺的一世英雄楚霸王，對僚屬吹牛說：

「我要準備作松江之刻！」

隊伍在山嶺裡爬了一整夜，走不出二十來里，張團長命令繼續前進，士兵們却坐到地上說：「還上那裡去！」

隊伍要埋鍋造飯，張團長只好命令前衛營等一等，前衛營也不聽，先走了，在森林裡不知去向！飯沒吃上，追兵可到了。張團長命令：「打！」士兵們却說：「還打什麼！」一連十個「殺」字的連坐法也不靈了，隊伍悄悄的滾下山去！

張團長比部隊跑的更快，于是他身邊只剩百來個兵，現在他不敢下命令了，他對士兵們哀求：「你們到那山上好不好！」大夥却抄着兩手抱槍坐下不動。

張團長猛喊一聲：「我也不想活了！」他滿以爲這樣一喊，部下便感動了，誰知跟他爬上半山的

只有一個班零三個兵。

追兵四面圍了上來，這位已經準備作「松江之刎」的團長應該到了高呼「蔣主席萬歲」的時候，可是，他未喊出口，他像鬼子一樣鑽到亂草堆裏，終於叫亂槍打死了。

陪他死在亂草裏的，只有一個衛兵。

## 一一、「心照不宣」

前衛營撤下團長在包圍圈裡單獨行動起來，代理營長是團副劉毅福，才到營不幾天，摸不透連長們的心事，於是他不叫打也不說投降。

在陰森森的山林轉來轉去，三個排忽然不見了，再轉兩轉，幾個排又不見了，隊伍越掉越少，追擊的槍聲越來越近。

劉團副集合隊伍，一看只有八十來人，戰鬥兵遠不到一連。

劉團副召集大家開會說：「現在你們看怎麼辦吧？」

機槍連長和他早已心照不宣，於是首先發言：「團副說怎樣就怎樣！」正巧一顆六零砲彈落到附近，這個會沒來得及作出決議，大家就把槍放下了，跟民主聯軍到老解放區去。

失散在森林裡的蔣軍官兵，想不到都陸續來了，劉團副幽默的說：「原來都是心照不宣的！」

### 三、「民主聯軍也有」

三個俘虜軍官對房東的小孩說：「你看什麼，我們不是民主聯軍嗎？」

小孩說：「不是。」

俘虜指着自己的綠軍裝說：「怎麼不是。」

小孩指着他們的船形便帽、束腰軍衣，和美國皮靴一件一件的說：「咱們軍隊沒有這號洋帽、沒這號洋裝、也沒有這號洋靴！」

小孩的祖母爲了消釋俘虜的窘態、喝斥着小孩：「你懂什麼，咱軍隊也有穿這號的！」  
小孩認真的對祖母囁起來：「那還不是得他們的！」

## 被俘胡軍士兵的談話

歐陽山

### 一、「你們是這個」

蔣軍一三五旅在羊馬河被繳之後，我在一個地方看見了他們的一個文書上士，這個人叫做鄧發畢，一三五旅崩潰的時候他逃到山裏躲藏着，晚上亂跑，四天之後仍然叫咱們捉住了。我問他：「爲什麼一三五旅這樣不中用？」他是一個二十六歲的年輕人，頭上還留着長頭髮，聽見我這樣問，把一隻熬得通紅的眼睛，向我氣憤不平地說：「一三五旅怎麼不中用。我笑着問他：「要是中用的話，爲什麼垮的這樣快？」鄧發畢垂着頭，十分感傷地回答我：「自從抗戰以來，一三五旅從來沒吃過敗仗，這一回我們都很自信，我們以爲只有三十一旅那樣的壞隊伍才會在青化砭被消滅……，我接着說：「你們一三五旅的運氣不是和三十一旅的運氣一樣麼？」他點點頭長長地嘆了一口氣說：「是的，是的，這道理也很簡單，這就是聞名不如見面，一山還比一山高，我沒有聽見八路軍的時候，簡直是想不到八路軍真敢到這樣的程度。在一個山頭上，我看見八路軍向我們的機關槍陣地猛衝，那樣的衝法連衝了三次，把我們衝垮了，我的老大爺！八路軍莫不是長着翅膀的麼……，後來我逃出來時，碰見了我們的機關班長，他告訴我，他一口氣跑了十里路，才覺得自己的褲襠濕黏黏的，原來你們衝得這樣

猛，把他的尿都吓得流出來了。」最後他矚起一個大姆指對我說：「沒有一點問題，你們是這個。」

## 二、「和老百姓作對」

趙順清是被西北人民解放軍俘虜過來的一個蔣家兵，我們見面的時候，他正生着病，他說他病好之後一定要參加八路軍，掉轉槍口去打蔣介石。原來自從他進入陝甘寧邊區以來，到處都碰着堅壁清野，到處都找不到一個老百姓，他覺得整個邊區都對他懷着仇恨，因此很寒心。後來在瓦窯堡他算是碰見了一個老百姓是一個六七十歲的老漢，他問那老漢：「你怕不怕八路軍？」那老漢說：「八路軍幫咱掏地，八路軍幫咱鋤地，咱怕什麼？」他又問那老漢：「你怕不怕中央軍？」那老漢想了想笑了笑搖了搖頭說：「也不怕」，他趁勢問那老漢：「你是不是歡迎中央軍？」但那老漢却不理他了，他自己覺得害怕，四面望了一望不敢再問下去。在他被俘之前，他們正從離瓦窯堡四十里的石家中莊逃走，他看見自己（指蔣胡軍隊）的軍隊把老百姓的糧食燒了，乾草燒了，菓樹燒了，門窗燒了，箱子櫃子也燒了，缸甕鐵罐都打碎了。就在這臭氣味當中，就在這被煙燻得烏黑的崖壁上，蔣胡軍無耻地寫着這樣的標語：「歡迎老百姓回家」這真是最高明的宣傳，老百姓不用看那文字只要看一看他們的院子，他們的窯洞崖壁和灶上就可以明白那標語的意思了。趙順清說：我看見他們這樣燒法我就想起如果燒的是我的東西，我要多麼心疼，如果他們把我的東西燒光了，再給我這樣的標語，我要多麼恨他們……。這時候，就明白蔣介石不是和八路軍作對，蔣介石是和老百姓作對了。我自己也是一個老百姓，叫蔣介石抓了抓來的，因此我一定要掉轉槍口去打那和我作對的人。



## 三、三個對二十八個

在高彥喜運動蓬勃開展當中，值得歌頌的事是太多了，最近我又聽見說，在楊家園子附近，有三個游擊隊員捉住了二十八個敵人。這消息真令人興奮。高彥喜一個人捉了七個，這三個游擊隊員每人平均捉了九個還多，可惜的是我至今還沒有調查出這三位英雄的名字。這二十八個俘虜當中我們看見了一部份，其中有兩個是一個叫張志高、一個叫范逢春跟我談得特別起勁。他們說這區的老百姓組織得真嚴密，邊區的游擊隊真英勇。最後他們述及了他們自己，他們是二十八個掉隊的敵人，有三支步槍，一千多發子彈，還有五六十個手榴彈。我問他們既然人又多，又有武器，為什麼還會被俘？張志高告訴我，他們叫游擊隊的威風吓壞了，又不明白情況，因此不能作戰；另外一個原因是他們本身都不願意打仗，因此誰也沒有放一槍。范逢春連忙同意這一點說：「我們那邊的士兵誰也都不願意打仗；這是千真萬確的。」我問他們，你們都不願意打仗，蔣介石還能「打勝仗麼？」

這回是范逢春說，他說：「誰願意蔣介石打勝仗，他敗得越快越好，我早回家。」張志高也跟着說：「現在他們二十八個還抵不住你們三個，明天他們三百個還抵不住咱們三個哩。」

說完了就高聲大笑起來。我想他說：「咱們」這兩個字的時候，他一定覺得自己是已經解放了的人了，這真是值得這樣高聲大笑的。

## 八路軍指揮了胡宗南

胡宗南反共反人民最積極的三大主力之一整三十六師在陝北被殲，一二三旅少將旅長劉子奇被解放的消息，轟動了此間解放軍官招待處。解放軍的強大和胡軍的沒落成了胡軍將校的談話主題。二十七師卅一旅旅長李紀雲笑着說道：「哈，我估計對了，他果然來了。」因為招待處的工作人員事先會和他們談過陝北胡軍的動向，當時李預言胡軍一定被消滅，某也將來此。第一師一六七旅副旅長涂健旅參謀長柳屆春亦贊和着這個預言。原劉子奇部三六八團代團長何幹林揮進來打趣說：「這一下我可要歸還建制了。」他們在興奮之餘，聯合他六七旅旅長李崑崗等十七人簽名致電歡迎劉子奇。九月二日劉子奇到了招待處，大家就圍上去介紹各人被解放後受招待及精神上的愉快情形，何幹林更大聲說：「我先來是給旅長打前站房子，現在準備好了，旅長也來了。」大家訪問陝北戰況，劉子奇答道：「我這個旅這次奉命連夜趕去增援榆林，士兵因為飢渴勞累死亡和逃跑了五百多人，牲口吃不上草料，倒下近一百匹。一路上夜間露宿山頭，雨季裡衣服單薄，又沒有牛皮鞋和雨衣，士兵不是餓病餓墳就是逃跑，這種部隊怎麼經得起八路軍的打擊呀。」談到胡軍處境時，劉顯得很沮喪，他說：「我們在陝北常是奉令東奔西拉來回亂竄，這裏緊顧這裏，那裏緊又到那裏，完全處於被動地位。」這時有人譏笑胡宗南的指揮拙劣，劉正經地說：「那裡是胡宗南指揮着我們，完全是受八路軍指揮了。」接着劉講述胡宗南曾經嚴格封鎖消息，部隊沒到陝北前，只准看中央日報，到陝北後，什麼情況也不讓知

道，把他們當討債似的去作戰送死。在蟠龍鎮戰役一六七旅被燒前，一般士兵都不知道十五師一三五旅和二十七師三十一旅被消滅的消息，蟠龍之役後，可不同了，因為蟠龍是胡匪主要補給站，不但食糧子彈夏衣，連針線也都損失光了，士兵在夏天仍著棉衣，鞋子破了光着腳走，針線也領不到，於是互相探問，發覺了全部秘密，且得悉一六七旅是在堅固的工事裏被消滅的，從此胡軍士氣一落千丈，不可收拾。談笑中，有人問起劉被解放前的鬥志，他應聲答道：「我早就準備當俘虜，劉並嘲笑蔣賊的自殺紀律說：『自殺就該叫蔣介石胡宗南去自殺，丟了這麼多旅還不自殺做什麼，我們才犯不着呢。』」

## 蔣賊乞靈上帝庇佑

劉伯承將軍所部繳獲之蔣軍六十六師電文中，發現當該師於羊山覆滅之前數日，該師師長宋瑞珂曾接連電蔣告急求援，蔣於驚慌無策之餘，竟乞靈上帝庇佑，原電稱：「羊山集苦戰，中正聞之，憂心如焚，望吾弟轉告部下官兵暨諸同僚，目前雖處於危急之際，亦應固守到底，希弟信賴上帝庇佑，爭取最後五分鐘之勝利。二十日蔣中正。」蔣介石焦頭爛額、計窮力竭之狀，畢露無遺。